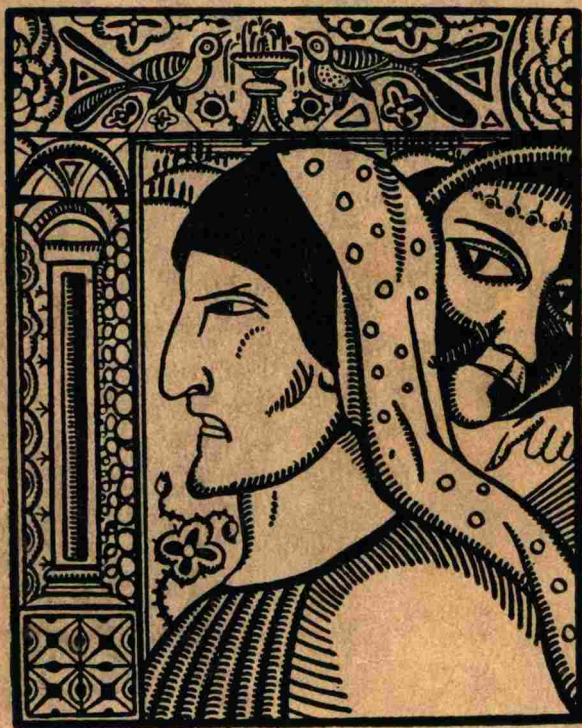


但丁·新生

DANTE ALIGHIERI

VITA NOVA



王獨清譯 • 光明書局刊

但丁·新生



王獨清譯

題 記

這在我自己也像是一件意外的事，在目前我底景況下卻把這本但丁底“新生”譯了出來。

記得有朋友在報上發表過一篇我的“素描”，說我有好幾年口上講要翻譯“新生”，但卻總不見動筆。其實這話是不十分合事實的。我動筆翻譯“新生”，遠在幾年以前，並且已經翻譯了有一大部分，只是沒有繼續完成。這原因是我底思想底改變，對於這項工作減少了興會，所以便竟擱置起來，一直到了現在。

我開始起翻譯這書的念頭，是在歐洲浪遊的期間。那時我正在沉迷着但丁的研究，總想把所謂“清新體”（Dolce stil nuovo）的詩風介紹到中國來。當時中國正是“五四運動”後新詩運動蓬勃的時代，促成我底念頭的大概這便是一個主因了。

然而畢竟爲了太過沉迷於但丁的研究了，所以後來翻譯時是非常的矜持，工作也進行得很慢。及至已經譯了有十分之八，卻又被自己擱置起來。所幸譯好的稿子幾年來還沒有紛失，現在得以有機會來整理和補譯，這結果便是現在的這個譯本。

儘管是這樣薄薄的一本書，但是牠在過去的文學史上卻是一種經典，一卷奇書，一個前驅。像這種古典作品，譯時自然有種種困難，不過，我算是盡了我能盡的努力了。我相信總不會使讀者有大失望的地方。

這書底本事，凡是治文學的人大概都是知道的。

不消說牠底內容和我們現代底思想感情距離得太遠了，但是，牠總是過去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獻，我們儘可用牠去了解但丁時代底思想感情的。在這一點上，我以為我底工作決不是浪費。

現在，我們眼前的社會是盡可能地向後跑着。我也遂把這隔了幾世紀的作品來送給讀者。但是我想，牠就是不能幫助讀者飛揚，也總比去讀一般喚回黑暗時代的時下人底作品要有些意義的罷？

能譯完這本書，完全由於朋友們底勸誘，其中以玖衛幫助我的地方最多，這是應該感謝的。

王獨清

三，四月，一九三四。

一

在先狼少有東西可看的我底回憶錄底這一章中，我要先標一個題目，叫作“新生開始。”（註一）在這個標題之下，都是寫着我曾經計劃了要彙集在這書中的一些言語。或者寫的並不怎樣完全，但是至少，總會表出些意思來。

二

在我降生後，“光的天空”（註二）在牠底座位上

迴轉了九次的當兒，第一次那位佔據我思想的淑女出現在我底眼前。她便是那位使我們不知道怎樣稱呼纔好的人，便是世人常叫的貝德麗采（註三）了。那時她來到這個世界上，已經是星空向東方運行了一度的十二分之一（註四）。就是說，她出現在我眼前時她底芳齡是剛纔開始了九歲，而我，我卻也恰是一樣，但是已經滿了九歲。那天她是穿着紅色的衣裳，合身而且動人。她底帶子和裹在她身上的別種裝飾都和她那嬌小的年紀配了個恰好。這個時候，我老實說，藏在心臟最深處的“生命之精靈”就起首狠強烈地顫抖了起來，就連狼弱的脈搏裏面也有了震動。並且，在顫抖中牠有這樣的聲音：“這是一個比我強的上帝，要來支配我了！”（註五）接着，住在一切感覺搬運着收獲的那個高處的“活力之精靈”（註六）起首感到了大大的驚異，並且，特殊向“目光之精靈”宣告着說：“我們底天福降臨了！”（註七）其次，還有住在掌

握我們營養那一部分的“自然之精靈”（註八）也在起首啜泣了起來，並且也說道：“苦哉！苦哉！從此我將再不能安靜了！”（註九）

從這時以後，“愛情”便來作了我靈魂底主人，我底靈魂，也便很快地和他締結了姻緣。就靠着 I 給了他的我底想像之力，他在君臨着我。我是也就服從了他一切的擺佈。他命令我常去瞻仰青春的天使，所以，我在幼年時期是不止一次想要去親她底芳澤。可是她舉動是那樣的高貴，那樣的優雅，使人只覺得真是詩人荷馬所說的“伊非人間豔，而為神之伴！”（註十）這便是說，雖然她那使我追隨的情影使“愛情”支配着我，但是，卻因為她有一個高尚的風範，在必要的時候決不使“愛情”誘我越出禮防。不過儘管這樣敘述年輕時的熱情和行動似乎是我在說着空話，還是在這兒先把這一類的話放下，讓我在下邊來說我記憶中的更重要的事。

三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距離上邊所說的那位最高貴的人物底出現已經是滿了九年。在那九年底最後一天，這迷人的淑女卻又降臨到我底眼前了。她這次御着雪白的服裝，走在兩位比她年紀稍大的女士中間。當她走過了一條街時，她把秋波轉向我站立的地方。我呢，卻是忸怩失措到萬分。這真是今日要在永世(註十一)來報答的：她，竟用她那難得的盛情，向我打着招呼，行了一禮。這對於我，可以說是一個天恩。我覺到我是觸到天恩底邊際了。這時，當我受她溫柔的敬禮的當兒，恰是這天底第九點鐘。她底話傳進我底兩耳，這算是第一次。我像是飲了醇醪似的心頭感到了無上的好受，就如同一個醉人一樣我便從人羣中跑出來了。

回到自己住處的孤寂的地方，我便來想念那位

賜我盛情的美人。在相思越是厲害的時刻，我卻被一個甜蜜的瞌睡所襲，於是，我眼前就來了一個奇異的幻景。好像房子裏面起了一層火雲。在這中間出現了一位面貌莊嚴的世尊。但是奇怪，他對我卻好像是露出了無上的喜悅。他說了許多我聽不懂的話，其中算是只有一句我還明白。那句話道：“我便是你底主人。”（註十二）我彷彿看見一個人睡在他底臂抱之中，那人赤裸的身體上只裹着一條深紅的被單。我細細地一看，原來就是先在白晝給我行禮的那位小姐。我又彷彿看見他底一隻手裏在握着一個正在燃燒着的東西，他說：“瞧瞧你這顆心。”（註十三）再過了一刻，我看見他把睡着的人叫了醒來，接着却命令她去吃他手中的那塊燃燒着的東西。（註十四）她呢，好像是非常害怕，但卻終於吞下去了。可是轉瞬之間，世尊底喜悅又一變而為悲哀。他一面流着眼淚，一面抱緊那位小姐，於是，便和她一同昇天而去。一個無比的苦惱

在侵着我，我底薄眠遂被攪斷，忽然我便醒了轉來。我即刻沉思着這件事情，我發現那幻景底出現是恰在入夜後的第四個時辰，這就是說，又正是夜間最後九點鐘開始的時刻。

在我沉思着的中間，我便想把這個奇遇傳佈出去，使時下的詩人們知道。我是已經懂得做詩的方法了，所以我便決計來做一首短詩獻給一切“愛情”底僕人。爲了要解釋我底夢境，我便把我假寐中的所見給人們寫了出來。那首短詩是這樣：

我來向準備吟咏的君子致敬，
致敬所有熱烈的靈魂和高尚的心情。
我爲的是能得到些垂顧的回應，
所以我底致敬，是當着名爲“愛情”的尊貴神明。

長夜是過了三分之一的時光，

繁星都正爲我們輝煌在，輝煌在天上。
‘愛情’的大神在這時便突然下降，
他來時氣象的莊嚴，真使我現在還不敢回想。

可是對我，他卻好像在表示着快樂，
他底手中是緊握着我底熱心一顆，
他底臂間是抱了個睡美人，在裹着輕羅。

我看見他輕輕地搖醒了那位美人，
他使她戰兢兢地吞下了我底熱心，
最後，我看見他是含着悲淚，離開了凡塵。

這首短詩可以分作兩部分來看。第一部分，我是在表示敬意，並且請求答和。第二部分從“長夜過了三分之一”起，算是說明我所以請求答和的原因。

答和這首短詩的人很多，但卻是各人有各人底

意見。其中有一位是我許多朋友中的最知己的一個，他答和我的短詩底開頭是：“我解釋你底所見，以爲是尊貴的人士……”(註十五)這位朋友成爲我底知己，可以說就是在這個時候。因爲，他的確知道了我便是那個要求他答和的本人。在現在看來，關於那個夢情的敘述自然是沒有一點做作，可是在當時，那卻是很難得到人相信的。

四

自從經過那次幻境以後，我底生機便開始失了作用。原因是，我底全身心都沉溺在想念那位美人的相思中去了。我就這樣忽然變得衰弱，消瘦，使得我底朋友們都用一種憂愁的神氣來看着我。並且還有許多人存了不堪問的心思，極力打算探出我在祕密着的隱事。我呢，因爲看出了他們那種不正當的猜疑，於是便借“愛情”底意志，那常以理性的勸導來指

引我的“愛情”底意志，去回答他們。我回答他們說是“愛情”在使我這樣的。我所以要說明是“愛情”，是因為我底臉上已經露出了‘愛情’附在我身上的那種顏色，怎樣也再不能夠掩飾的緣故。可是當到他們問道：‘到底是爲了那一位人兒，‘愛情’纔把你弄到這般的憔悴呢？’那我便看着他們只微微地一笑，一句話再也不說。

五

一天，適逢那位高貴的淑女坐在讚禮“光榮女王”的地方。(註十六)我坐的位置恰好可以望得見我這個天福。在我們坐的那一排上，有一個非常嬌豔的女郎坐在我們中間。那個女郎儘管在用一種詫異的神色看着我。原因是我不停地在向那兒丟着眼光，使得那女郎起了誤會，以爲我是在留意着她。這樣，我便受了那女郎不少的垂盼。當到我起身的時候，我聽見

我身後有人在說道：“瞧這個漢子是怎樣的在着了那個姑娘的迷呀！”跟着，人們便說出了她底名字，我懂得那便是指這一排上的那個坐在我和貝德麗采小姐中間的人。於是，我明白我底祕密今天終於不會被人窺破，我底心頭便輕鬆了起來。這立刻就使我想去利用那個女郎，就是說，借她來掩蓋我底真象。我做得狠好，竟然在不多的時候，大部分爲我忙的人都以爲是真的在探出我底祕密來了。謝謝那個女郎！我就那樣在她底掩護之下隱藏着我，竟然經過了長久的，長久的歲月！（註十七）爲了更要使人相信起見，我又做了一些讚美那女郎的詩歌，不過那卻都是些不重要的作品，除了其中有關於貝德麗采的而外，其餘的在這兒都可以不提。

六

在我所說的我在借那個女郎掩蓋我真正愛情的

期間，我曾想過要把貝德麗采這個芳名給顯揚一下，並且要用許多美人底名字陪襯牠，尤其是那個女郎底名字。我於是在都會中，在皇天使我底貝德麗采降生的都會中，搜羅了六十個最美的人物。我把她們底名字都用來寫入我做的一首“侍奉太歲”體裁的詩信(註十八)之中。但是那個作品，在這兒卻實在沒有錄出來的必要；並且，假定那內中沒有含着一樁可以稱作奇蹟的事件時，我簡直連說也不會說起的。所謂可以稱作奇蹟的事件，便是那首詩因為格調上的應用，恰恰把貝德麗采這個芳名放在了我那個金釵錄中的第九位(註十九)。

七

那個女郎，那個被我用來藏我底心願的女郎，竟然在一天離開上面所說的都會，到狠遠的地方去了。這使我覺得我是突然地失掉了我底一個狠好的庇護

者，我底苦惱簡直是到了從前所想像不到的程度。於是我便想我假使對於和她的別離沒有一點悲哀的表示時，那我一心一意掩蓋着的事體將會即刻暴露了出來。這個，便使我做了一首傷別的短詩。（註二〇）那首詩中間所有的句子，懂得內容的人一看便會明白，那都是和我底貝德麗采有着直接的關係的。所以，我現在把牠錄在這兒：

朋友，你們這樣在愛情的行程上前進，前進，
我請你們，我請你們暫時爲我來止步，留神，
你們且費心在這茫茫的人世去一一詢問，
可曾有誰底苦痛，能夠像我的，像我的深沉？
我請你們先來聽我底申訴，然後再下斷論，
看我是怎樣的成了個，與憂傷爲緣的苦人。

我知道自己是積德微小，不能和幸運合抱，

可是“愛情”用他底恩惠竟灌溉了我底心苗。
惹得人人都稱讚我是沒有辜負青春年少，
當“愛情”給我底生命罩上了那溫柔的輕綃。
人人說：“這個相貌，分明是得意得暮暮朝朝，
像這種可羨的豔福，真不知道是幾生修到？”

但是現在，現在我卻是失掉我所有的膽量，
那膽量，就正是爲保管我到手的愛情寶藏。
我而今就好像是住在了一個貧困的家鄉，
見了外人時，我怯生生地連響也不敢去響。

那因爲我是成了一個怕被人見笑的窮人，
在人前總要設法把我底破襠來遮掩頻頻。
我是出外時在裝着笑容，想瞞過我底不幸，
獨居時便自傷自恨，只在暗地裏飲泣吞聲。

這首短詩有兩個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在用先知耶利米底話去喚起“愛情”的僕人們底注意。那話便是：“嗟嗟行路之人兮，汝等寧毫無所見？其留心以察看此世間兮，寧有與我憂患相類之憂患？”（註二一）第二部分從“我知道自己是積德微小”起，是我說明“愛情”爲我所做的事情，同時也說明後來我失掉了的東西。

八

那女郎走後，在本城中的另一位享豔名的女郎卻應了“天使之主”底意旨，被召往光榮的國土裏去。我看見了這位女郎底那付豔屍，那是被許多正在啜泣的閨秀們包圍着，我想起了我曾經見過這位女郎在伴從我底貝德麗采，於是我忍不住也滴下了幾點熱淚。爲了紀念從前我不止一次碰到她在和我所愛的人一道，我便一面哽咽，一面決計寫幾句話來敘述

她底天逝。在我所寫出的那些話底末節，有些句子是
有心人一看便會明白的。我寫的是兩首短詩，第一首
是以“哭罷，愛情底僕人……”起頭，第二首是以“寡
情的死神啲……”起頭。

哭罷，愛情底僕人，爲了“愛情”本身(註二二)在飲
恨！

哭罷，哭罷，爲了採取淚潮中不可測量的原因！
仕女們就任啼裝把她們底鉛華洗淨，
她們哭聲的動人，“愛情”也在傾耳諦聽。

可惡的死亡這樣萎謝了她馨香的心瓣，
這無情的劫運就把人世的鮮花盡量地摧殘。
除了那幽靜的美德是能夠，能夠永遠，
誰也再留不住，留不住她奪人的紅顏。(註二三)

“愛情”是怎樣的爲她傷情，爲她悲痛！
他把臉兒緊緊地貼着她入眠的華容，
整個的色相都在被沉抑的憂色消溶！

他儘管仰起頭向高處的天上張望，
那表明地上的這位非常可愛的女郎
已經有一個美麗的靈魂在空中徜徉……

這第一首短詩可分做三部分來看。第一部分是我在呼喚所有“愛情”底僕人，請求他們哭泣；同時，我又說明他們須得加意聽我所說，方可理解“愛情”悲嘆的原因。第二部分是講那悲嘆的原因是甚麼。第三部分是述“愛情”對於死者的敬禮。從“仕女們就任啼裝……”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愛情’是怎樣的爲她傷情……”起，算是第三部分。

寡情的死神喲，你，你是憐愛的仇讐，
你是，自上古以來的一位憂患之母，
你是，這人間最後的審判，刻薄，殘酷……

因爲你這樣激起了我底悲憤，惱怒，
使我，使我對你的敵愾就填滿心頭：
所以我用不爛之舌把你咀咒，咀咒！

因爲你太沒有一些兒慈悲的懷抱，
我纔要，纔要使你底面目無處可逃，
纔要來不絕滔滔，曝露你種種橫暴！

雖然，雖然世間對你是都已經分曉，
但爲了生於“愛情”的人們把你記牢，
我還是要盡情地把你底罪惡宣告！

你奪去了人間應存在的同情，慇懃，
你把對待女性的禮貌在一概蹂躪，
你毀壞了青春魅力所伴隨的貞靜，
你使歡愛的風情走入無救的墳塋……

我不願說明我在惋惜的伊人是誰，
她一切美德，自會使她底芳名永垂。
不向她獻禮的人將不能享受恩惠，
將不能，將不能到天上去把她追隨。(註二四)

這首詩(註二五)可分作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我送給“死亡”的種種適如其分的名稱。第二部分是我責備“死亡”的理由。第三部分是我在辱罵“死亡”。第四部分是我說着那個雖然我自己知道但卻不願指明的人。從“因為你這樣激起了……”起，算是第二部分；從“因為你太沒有……”起，算是第三部分；從“不向

她獻禮的人……”起，算是第四部分。

九

在過了適纔說的已亡的女郎底喪事，大概不多幾天以後，我爲了一件俗務，離開了故鄉，旅行到別一個地方去。這地方便住着從前我借重來掩蓋我底真戀的那位女郎。我所去的目的地，恰好是距離那女郎底住所很近。不過，儘管事實是這樣，並且同時我還有許多同伴，然而，我卻總覺得這次旅行對於我是沒有甚麼快樂。我不住地嘆息，不知道怎樣纔能使我沉重的情緒解放開來。我心中明白，這是爲了我和我底天福隔離了緣故。忽然，我底眼前來了一個幻景：依然是憑藉我那尊貴的愛人底全德，管領我的慈悲的天主出現在我底當面。他好像化裝成一位苦行的道者，披着輕儉的服裝，肩上還搭着一個厚重的布袋，狠倉卒地向我走來。他在凝視着地面，但又時時把眼

光移轉去看我所走的長途旁的那條清澄的河流。就像“愛情”的大神一樣，他向我說道：“我是從那個曾經庇護了你很久的女郎處來的。我已經知道那女郎是再不能夠見面了。我從前使你寄託於那女郎的那顆心，現在我又帶了回來。並且我還可以把它這顆心再送給另一位女郎。那將會像前一個一樣的來庇護你。（他接着便說出了她底名字，原來是我很熟悉的人。）但是，你須要記到我底話，對於這第二個人也得像第一個人一樣，不可使世人知道你底假意的戀愛”這樣說了以後，他便消失得無影無踪。於是，我便從幻景中醒了轉來。幾乎完全是變了顏色，我乘在旅行的坐騎上整日價地憂思。我嘆息了又嘆息，一點也不能自制。這天到日暮的時刻，我便吟出了下面的一首短詩：

前天(註二六)我乘了馬迤邐在旅途之上，
爲着我不願過問的俗務奔忙。

“愛情”的大神在途中來把我阻擋，
他穿着件苦行者底輕便衣裳。

他是完全失掉了他一向的威儀，
步履容顏都現出了勞頓憔悴，
喘吁吁地在負荷着苦惱的情意，
垂着頭就好像是在不願看誰。

很迫切地他在把我底名兒呼喚，
他說：“我纔從你要去的地方走了一番，
那兒曾有從前我命你寄託的你底心肝。”

他說：“爲了再投贈你底新的幻夢，
我又特意去把你那心肝取回在手中。”
可是我正在感動時他卻又消失了形踪。

這首詩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說我怎樣的遇到“愛情”，他怎樣的出現在我面前。第二部分是重述“愛情”給我所說的話，但爲了掩藏我底祕密起見，所以沒有敘出全部。第三部分是“愛情”消失的情形。從“狠迫切地他在……”起，算是第二部分；“可是我正在感動時……”算是第三部分。

十

回到故鄉以後，我便依照神明指示給我的事情去作。就是說，我在我勞碌的人生路上去尋找那位我所需要的人。簡單點說，我是終於在不久的時光把那個人找到了，並且還做得非常成功，使那個人狠巧妙地作了我底庇護者。可是就因爲成功得太過順利，終於引起世人許多無禮的謠言。這使我常常感到萬分的苦惱。而且最使我蒙被不德之罪的是這種嘖嘖煩言竟然影響到我那位嫉惡如仇的女王，衆德依歸的

女王。一天，當到她在路上遇到我時，她居然不肯理我，居然不肯向我行那我認為是天福之泉源的溫柔敬禮。不過說到這兒，我要暫時離開一下本題，先在下面說一說她底敬禮對於我的好處。

十 一

常常，不管在甚麼地方，我一看見了她，便等着去接受她底動人的敬禮。在這種期待的時候，我簡直覺得我是住居在一個無怨無嗔的世界之中。那利那的熱情在我胸中煽起慈悲的烈焰，使我即刻願意饒恕所有加害於我的那些仇敵。若有人要問我緣何如此，那我便一定報以謙謙君子的態度，簡單地用“愛情”兩個字回答他。這是真的：當她要向我行禮的頃刻，‘愛情’之精靈便殲滅了所有其他的感覺之精靈，同時又把柔弱的目光之精靈推到外邊，並且命令着說：“頂禮你底主人去！”接着，他便佔據在牠們底位

置之上。這個，只要誰一看我眼臉底顫動，便一定可以認出“愛情”底影子。我還應該說：當到她正在給我行禮的時候，“愛情”倒狠想把我受不了的天福給掩藏一下，可是一點也沒有作用，反而“愛情”自身無限的恩惠使我生存於他權威之下的身子陶醉得像一個無生命的沉重物體一樣。這些，就都說明她底敬禮是我天福之泉源，是來沖洗我智力的天福之泉源。

十 二

現在又回到本題上來。上面說的是我底天福在拒絕了我，那真給了我莫大的痛苦。我是即刻從人羣中走了出來，走到一個寂靜的角落裏，讓悲苦的眼淚灑在地上。在啼哭使我心頭稍微輕鬆了以後，我便回到我底住處，打算在沒有人來探聽的房子裏面盡量地發洩一下我底哀慟。我祈禱那位慈悲的淑女來憐憫我，我又叫道：“愛情的大神喲，快來救救你底僕人

罷！”最後我便睡了下去，就像一個挨了打的小孩一樣。

但是，在我睡眠方酣的時候，我好像看見房中靠近我的地方出現了一位穿着狠白的衣裳的青年男子。他一面沉思，一面注視我偃臥的所在。就這樣他把我看了好久，便好像帶着嘆息似的叫了我一聲，並且說道：“我底孩子，現在是放棄我們那些假的把戲的時候了。”（註二七）這聲音我是熟悉的，牠曾在我底睡眠中來呼喚我已經不止一次。

我把眼轉向着他，即刻我便發現他是很同情的在那兒流淚，同時還在等着我底問訊。我感覺到了沒有可驚惶的變故，於是開始向他發言道：“尊嚴的主喇，你爲甚麼在哭泣呢？”他回答的一句話是：“我是和圓周底一切點有相同關係的圓之中心，但對於你則不然。”（註二八）這話對於我太隱晦了，使得我不能不再追問他。我說：“主喇，你講的這句不明白的話

是甚麼意思呢？”可是他卻回答了我一句普通的話。道：“不要問和你不相干的事體！”

於是我便給他敘述我所愛的人不給我行禮的情形，並且問他是甚麼原因。他回答我道：“一定是有一些謠言，說你在連累了那位女郎，連累了那位我在你悲歎的旅途上給你指定的女郎。我們底貝德麗采便是聽見了這個。她是一個崇高的淑女，對於一切無聊的事都懷着憎恨，因為懷疑你是個無聊的人，所以纔不肯給你行禮。爲了這原因，你現在應該努力去把你底祕密宣布給她知道。我以爲你還是去做一首詩，在其中說出我發揮給你的她底力量，同時再說出你是怎樣從童年時期開始便成了她底僕人。不過得請出一位知道這些經過的證人來，好請他去向她說項。我呢，正可以做你這樣的一個人物，我將很高興去代你在她面前陳述一切。這樣，她一定會了解你底情意，一定會即刻明白那些謠言都是對於你的誤解。只是

詩中須要用第三者底口氣纔行，直接向她講話的口氣卻是不適宜的。還有寄詩時切不可放開我，就是說，無論是在她能夠聽見你底詩的甚麼地方，要是沒有我，那將會沒有一點用處。記着使你底詩底音節悅耳些罷！我將不斷地融合於你底靈感，只要是有用着我的時候！”這樣說了以後，他便不知去向。我底睡眠於是也就被這場夢境打斷。

我記得非常清楚，這場夢境底降臨是在白天九點鐘的時光。我聽從了我底神主底命令，在我要走出臥室以前，我使用心做了這樣的一首小曲：

小曲小曲爾去尋， 去尋人間愛情神，
與彼攜手向前去， 前去會我心頭人，
調好音節揚又抑， 爲我謝罪之熱忱，
借我天主助護爾， 多多拜上致慇懃。

小曲小曲爾前颺，步調溫存勿囂張。
此行本可定爾心，毋用膽怯與恐慌，
本可不必多遠慮，即使熒熒影淒涼；
但爲一壯爾行色，並爲安慰爾徬徨，
故囑先訪愛情神，與彼一度作商量，
有彼相偕登旅途，定能爲爾多幫忙。
因爾往謁伊人去，志在代我訴衷腸，
不幸正逢伊人怒，誤解我爲儂薄郎。
爾去若無神作伴，將難致辭蛾眉旁，
伊人定不願相見，行將斥爾爲輕狂。

當爾與神袂相連，飄然去到伊人前，
須先請恕爾唐突，然後鞠躬再開言，
使爾聲音勿粗暴，又柔又和又莊嚴，
爾當如此訴說道：‘特代但丁來問安，
並代口頭傳片語，內含乞願有萬千，

向君陪罪又陪罪，敢望靜聽並垂憐。
同來尚有愛情神，當能說明此姻緣：
爲懼美人之權威，始差我來爲斡旋。
彼雖不露真面目，但卻保有真心肝，
爲避慕君嫌疑名，故向別人致纏綿。”

小曲爾更如此云：“望君能一察彼心，
彼心永遠如一日，永遠不會遺堅貞，
所有彼之全思想，只知爲君作僕人。
童年便已誓相隨，念茲在茲到如今。”
當爾申說至此時，且看伊人之表情，
若尚不能相信爾，可請伊人問愛神。
再去謙遜更謙遜，懇願懇願勿稍停。
伊人倘終不恕我，便請命令處我刑：
只要伊人命我死，我亦甘心殞此生。
總之必得伊人諾，真心信我是忠誠。

當爾所言都告終， 最後再向神鞠躬，
因彼確係慈悲主， 爲我勞碌不居功。
爾可請其再說項， 如此託彼道曲衷：
“大神請將真情意 藏我溫柔音調中，
靠近美人之身旁， 求其大量與寬宏。
爲言但丁悲苦甚， 終日但有啼淚湧。
求伊恕彼再恕彼， 人當感伊恩情隆。
大神請善爲說辭， 並望句句帶笑容。”
可愛小曲爾前去， 好自珍護迎順風，
祝爾翻身歸來時， 滿載勝利與光榮。

這首小曲(註二九)可分作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告訴小曲去的地方，並且以安全鼓勵牠，使牠能夠毅然向前；同時，又申說爲避免危險起見，須得求怎樣的一位同伴相偕而行。第二部分是要牠明白應該做

的事體。第三部分是告訴牠一切都付與運命，容牠擇時出發。從“當爾與神袂相連”起，算是第二部分；“可愛小曲爾前去”算是第三部分。有人將會非難我，以為小曲既不外是我所說的話，所以我所用的第二人稱便使人不明白是指的那個。對於這層疑惑，我企圖在這小書底另一章有相類似的困難之處去解釋，那將會使懷疑的人或想要做批評的人完全明白。

十 三

在這次幻想後，我一寫完了“愛情”教給我的話，我底心神便被許多向我自己交戰的念頭所侵擾，我幾不能自己克制自己。有四個念頭特別使我不得安靜。第一個是：“‘愛情’底支配是善的，因為他能把他僕人底性靈從所有的塵俗之中解救出來。”（註三〇）第二個是：“‘愛情’底支配是惡的，因為越是做他底僕人，便越是要嘗憂傷與痛苦的滋味。”第三個是：

“‘愛情’這個名稱既是聽去如此溫柔，那麼他底行事也必定不會不溫柔的，因為古人曾說過：‘有其名必有其實’。(註三一)”最後一個是：“‘愛情’使自己很強烈的去接近的那位淑女是和一般的女性不相同的，她怕不會很容易的便被別個底浮詞所感動。”

這些念頭中的每一個都非常有力地在我心中來回地激動，使我好像迷途的人一樣，不知道走那一條路纔好。當我努力想求一個共同之點以期各種不同的意見能夠得到調和時，那最後的一個念頭便更比其他的還要使我苦惱得厲害。我是只好希望有“慈悲”能降臨到我底身旁來圍抱我。這種情形在我胸中就又引起了詩的感應，於是我便做了一首短詩：

我底心頭就這樣被“愛情”弄得如醉如癡，
生出種種不同的想念，雜亂不堪：
首先，我是在崇拜着“愛情”底威權，

可是接着又覺得他是，太不管人家可憐。

其他的想念是：一個在使我得到些鎮靜，
一個卻又使我忍不住眼淚溼溼。

爲要調和這種種，我又困窘難禁，
終於在畏怯的顫抖之中，望有慈悲降臨。

我不知道他(註三二)究是從何處而來，
我更說不出他底面目形態，
我是完全在一個夢境(註三三)中自陷自埋。

總之我要調和我各樣的癡想，
使我便又不得不呼籲栖皇，
不得不呼籲我底仇敵的“慈悲”娘娘。(註三四)

這首短詩可分爲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說我底思

想只有“愛情”。第二部分是說那些思想底不同，並述其不同的所在。第三部分是說我想在那些雜亂的思想之中求得一個可以調和之點。第四部分是說要一提到“愛情”時便使人不知道怎樣說法纔好；同時爲了許多思想的一致，故不能不祈願我底仇敵的“慈悲”娘娘。我所以稱“娘娘”者，是爲表示諷刺的意思。從“生出種種不同的想念……”起，算是第二部分。從“爲要調和這種種……”起，算是第三部分。從“我不知道他……”起，算是第四部分。

十 四

就在我被許多雜念苦惱了以後，有一天，貝德麗采參加一處上等婦女們底集會。我被一位朋友所邀，也到了那兒。在那位朋友底意思，以爲把我引到那樣一個仕女們爭妍鬥媚的所在，必定可以使我快活的。但是在我，卻幾乎不知道是來到了甚麼地方，只是在

一味地跟着他走。就這樣，他便把他底朋友的我竟然引到了人生底末路。(註三五)我問了他一句道：“爲甚麼我們要來混在這些太太小姐們的中間呢？”他卻回答我道：“爲的好有人來服侍她們。”

實際這天婦女們底集會是爲伴送一位出嫁的小姐。按照本城底鄉俗，新娘第一次在新郎家中用餐的時候，這般送親的女客都要去作陪的。爲了要使我底朋友高興，我也便決計一同去作那些太太小姐們底隨從，就是說，我是答應了我底朋友，也置身於那個送親的行列之中。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覺得我前胸底左部在起了一種難以形容的顫動，並且即刻就傳佈到全身。我還記得我是急忙悄悄地把自己倚靠在那所屋子底壁畫上面，同時爲要觀察大家是不是看出了我底反常，還舉目向所有的太太小姐們巡視了一遍。然而就這樣，貝德麗采底高貴的姿容便闖入了我底眼

臉。在這頃刻之間，我所有的感覺便完全被“愛情”所控制，簡直震盪得像要粉碎了的一樣。本來“目光之精靈”還在勉強支持着我底生氣，可是“愛情”爲了要自己看那位動人的淑女的緣故，卻把牠們趕出了原來的地位。就是說，“愛情”竟然來占領了“目光之精靈”底地位了。這種情形真是可憐得狠，一直到我復元了以後，“目光之精靈”還像在我耳邊囁嚅。我好像聽見牠們說道：“冤哉，冤哉！假若沒有‘愛情’來作梗，我們將要看見怎樣的一位天仙呢！”（註三六）

實在當時那些太太小姐們是已經看出了我底反常了。她們先是在吃驚，後來便在談話中間來嘲笑我。就連貝德麗采也是一樣。那位引我到這兒來的好朋友看見了我底窘狀，便忙握着我底手，把我拉出了那個場所。在使我完全逃開了那些太太小姐們底蔑視以後，他便問我是爲了甚麼。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讓那等於死了的感覺復活了轉來，以及被趕走了的

目光也回到了原來的地位的時候，我纔回答了他一句道：“我是踏在了一段沒有回頭希望的人生之路上了。”接着我便別了他，走向自己底家中。

進了自己常常灑淚的房間，悲痛地，羞恥地，自己向自己哀訴着說：“若是貝德麗采明白我底心事，我真不相信她能夠那樣嘲笑我，並且恰恰相反，她怕總要可憐我的罷？”同時，我一面啜泣，一面就準備寫幾句話來獻給她。我準備說明我所以那樣反常的原因，並且還要加上一層意思，那便是：我知道她是不了解我的，可是假使她能夠了解，那她一定會來可憐我。我就這樣準備，並且希望能有機緣使我底話飛到她底耳畔。於是我做了下面的一首短詩：

淑女喲，你看見了我反常的可憐容貌，
便和生疎的仕女們來把我熱笑冷嘲！
你是怎樣也不曾，也不曾夢想得到，

我纔是爲了你底美色在意亂神搖！

我相信你若是明白我這悲苦的生命，
你慈悲的心腸決不會侮辱我底多情！
因爲來訪我並且又不離你的愛神，
已經是在我身上顯現出他底威靈！

那愛神，他把我發抖的靈魂無情地虐待：
有些是被他治死，有些是被他趨逐出來，
所以纔使得我呆呆地對着你失了常態……

總之是因爲你，我毀壞了我底儀容溫存，
並且我是再也不能安穩，再也不能定心，
總像在聽見被趨逐的靈魂來向我呻吟……

這首短詩，我用不着來分段了。原因是：分段本

爲的是顯示難以明白的意義的，可是這首短詩已經狠夠明白，實在再沒有分段的必要。固然這詩裏面藏着有許多曖昧的話，譬如講“愛情”治死了我所有的靈魂，或是講目光離開了原來的地位而依然存在，都是對於一般人難以了解的。這就是說，對於不是和我一樣在做着“愛情”底僕人的人，便一定不會明白。但是反過來說，若是和我一樣的人，那又自然能去了解，卻不一定要我來作解釋了。況且再認真說來，我自己底解釋，終不免是無益之談，終不免是畫蛇添足。

十 五

在我演了這場醜態以後，忽然有一種怎樣也去不掉的強烈的想念，湧現在我心頭。繼續不斷地，那想念在這樣問着我自己：“既是你在她面前已經那樣的去醜了，爲甚麼卻還在想見她呢？並且，若是她要

叫你向她去說明這個問題，同時假使你底官能是可以自由的運用，那你將怎樣去回答呢？”但是同時又有另一種比較溫和的想念也在我心頭出動。這想念卻是代表我自己來回答前一種的。那便是：“假使真的我底官能不會錯亂，我可以自由去回答她，那我便要向她說明我是一想到她那稀世的美麗，我便自然地起一種要見她的慾望，並且這慾望還有絕大的力量可以殲滅所有我記憶中對於牠的障礙物。這個，便是我所以經過忍辱的痛苦卻還是想要見她的緣故。”這兩種想念就這樣推動着我，使我又想來寫幾句話，以備作爲對於她底非難的辯解，同時也好作爲我有機會見了她的時候的一種陳情。於是，我就又吟成了一首短詩。詩是這樣：

當到我，看見你的時節，美人喲，看見你的時節，
我底慾望，就燒淨了我記憶中忍辱的一切……

並且我一和你底粉澤相接，愛神便在我耳旁喋
喋，

他說：“逃罷，逃罷，不然就不要怕自己毀滅！”

我心上的顏色飛在了我可憐的，可憐的頰上，
這表明我沒有救助時便簡直是病入膏肓……
真的我一陷入了這最危險的，最危險的昏迷情
狀，

牆壁都像在喊着說：“快些死亡！快些死亡！”

有誰能見了我底錯亂，卻不肯來顫動心尖，
不肯給我這顛狂的魂靈來送些溫存慰安，
那便是太不行善，太不願把同情播向人間。

我要的便正是那能給我溫存慰安的同情，
那本可以使我失了視力的面容得些滋潤，

但是不幸，卻被你底嘲笑掩蓋得無處可尋。

這首短詩可分做兩部分看。第一部分是說我何故不能自禁，定要去見她；第二部分算是從“並且我一和你底粉澤相接”起頭，是在說明我一見她時所發生的情形。但是這第二部分卻又分着五個小段：第一段是說當我接近她時，“愛情”聽從了理性底勸告在給我以警信。第二段是說我臉色底驟變便是表現我內心底狀態。第三段是說我失掉了我一切自主的能力的那種狀況。第四段是說誰要對我無動於中，那便等於作惡。第五段是說爲甚麼人應該對於我眼中所流露的可憐的目光予以同情，並且說此可憐的目光一被貝德麗采底嘲笑所掩，竟使別個不能認識，同時又說她底舉動將會更影響其他對於我同情的人。從“我心上的顏色……”起，算是第二段；從“真的我一陷入了……”起，算是第三段；從“有誰能見了我底錯

亂……”起，算是第四段；從“我要的便正是……”起，算是第五段。

十 六

纔寫完了上面的短詩，即刻又覺得還有四種心情不會充分的表現出來。於是我就再想做一首短詩來寄意。那四種心情是這樣：第一，每次我一回憶到“愛情”所加於我的壓迫，我便要悲苦到不能自禁。第二，因為“愛情”總是無情地攻擊我，竟使我心中除了對於那位淑女的相思而外，再不存留其他想念。第三，“愛情”和我爭持的時候，我是容顏沮喪，總想看那位淑女是不是肯以她底垂青來給我解圍；同時我爲了要再接近她，竟至忘了我所受的一切懊惱。第四，不料她底垂青不但不能庇護我，反而還毀壞了我僅有的殘生。我做的詩如下：

苦痛的回憶就這樣騷擾在我底心頭，
爲的總是愛神送給我的，暗澹的哀愁；
有接近慈悲的機緣，也難禁神魂顫抖，
我總是歎歎着說：“悲乎，悲乎，有人走入窮途！”

愛神是如此薄情，就來把我襲擊不停，
我好像是死囚一般，已經失掉了前程；
但是爲要讚美你這淑女底美麗，貞靜，
我纔又留住了我這無味的殘生，孤苦零仃。

我於是勇敢向前，忘記我所有的倦怠，
消耗着我底心神，浪費着我底情懷，
我希望的只是能和你相見，好使我甦活轉來。

可是當我纔睜開眼出神地向你一看，
心血卽刻就潮湧在我可憐的胸間，

我是脈停息窒，昏然地倒了下去，再不能開言……

這首短詩可分爲四個部分。在這詩中所表現的四點前面已經說過，再沒有重述的必要，此處只略分一下段落即可。那便是：從“愛神如此薄情……”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我於是勇敢向前……”起，算是第三部分；從“可是當我纔睜開眼……”起，算是第四部分。

十 七

做完了前面獻給她的那最後的三首詩以後，自己覺得把自己底境況描畫得確是淋漓盡致。我想，既然關於自己的剖白已經做到狠明瞭的地步，那最好是從此沉默。於是我便決心再不說她。但是不料稍過了些時日，忽然我又得了一個更高尙的新題目，使得我遂又不能不來爲她動筆。這事底經過，聽去是饒有

趣味的，現在我要來把牠簡略地敘述一下。

十 八

因爲我經了那次的反常，我心中的祕密便被許多人知道了。一天，一羣太太小姐們又有個快樂的集會，聚在了一起。這羣太太小姐們都是知道我底心事的，她們已經不止一次發現過我底秘密。好像是有運命引導着的一樣，我在不經意之間竟然走近了她們。一位太太便招呼着我，她底態度是非常可愛。我一走進了她們底圈子，注意地看了一下，知道貝德麗采是並不在那兒，這纔使我心裏安靜了下來。於是，我便和她們寒暄，問她們要我做甚麼事。她們人數很多，有的在互相笑謔，有的注視着等我說話。其中有一位本在和別個耳語，但卻又把眼轉向我，叫着我底名字說道：“你既不能到你所想的人底面前去，你到底是爲了甚麼目的卻又那樣的愛她呢？請老實地告訴我們，

這個奇特的戀愛是狠值得一聽的。”她這樣說完了以後，不止她一個人，所有另外的太太小姐們也都在看着我，等我底回答。我於是說：“太太小姐們，我戀愛的目的，開始不過是希望諸位所說的那位淑女底一個行禮。在那行禮中間，即有我所希望的無尚的幸福。然而，這個她既是拒絕了我，我便借了‘愛情’底恩惠將我底幸福安置在了一個絕對沒有過錯的所在。”

以後那些太太小姐們又互相細語起來。她們談話中間雜着一些深深的嘆息，很像雨中雜着雪片的聲音一樣。過了一會，開始招呼我的那位太太向我說：“請你告訴我們，你底幸福到底是在甚麼地方呢？”我回答她道：“就在讚美她的辭句裏面。”於是那位太太又說：“那麼好了，你讚美她的那些辭句不是也在描寫着你底痛苦嗎？若是你底幸福真在那些裏面，那你一定就還有別種企圖的。”

我把她底話想了一下，我不禁慚愧了起來，於是

我便從她們底圈子中走出。我一邊走，一邊心中想道：“若是至上的福祉是在我讚美她的辭句之中，爲甚麼我說她時話卻不能一致呢？”這時我便決定以後我要僅僅以讚美她的話爲題目。但是當我又更進一步的想了一下之後，卻又覺得這題目對於我是太過高深了。於是我又不敢開始寫作。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卻總是想寫又不敢寫。

十 九

一天，我沿着一條清澄的小河在走，忽然起了一種強烈的慾望，想吟一些詩句出來。並且不停地，我在計劃着表現的形式。我想，現在要說到那位淑女，那便非用第二人稱向那些太太小姐們說話不可。但是，所謂太太小姐們，應該不是所有的太太小姐，應該是聰明的太太小姐，這就是說，不僅僅是普通的女性。我於是任我舌間自然的天籟，歌了一句道：“敢請

慧解戀情之仕女兮……”即刻，我心中便起了快樂的回應。我遂決計把這句話用去作我要做的詩篇底第一句。以後我回到了城裏，凝神地想了幾天，就用這句話開頭，做成了一首歌辭(註三七)如下：

敢請慧解戀情之仕女兮，

其聽余來歌彼美人。

自信無讚揚名姝之才兮，

聊陳辭以舒余憂心。

真欲讚揚彼姝之容光兮，

余當候愛神之來臨。

余言始能滔滔而不絕兮，

聽者乃爲相思沉吟。

惜不敢高揚余之歌喉兮，

恐將慚余喉之無能；

特抑余聲以來就君等兮，

聊以述蛾眉之風情。
但此意祇可爲知者道兮，
固不能使俗人來聽！

淨智天使兮侍立天堂，
聲號琅琅兮奏呈上皇：
“有一佳人兮儀態傾城而絕倫，
靈光照耀兮自下界以達帝闈。”
天堂雖包羅萬有兮乃獨缺此嬋娟，
諸神乃求於天帝兮欲與彼姝爲緣。
獨有慈悲之神兮憐斯世而乞情，
願冥寂之人間兮長留美妙之靈。
大神乃沉思兮低徊而拳拳，
爲佚女以太息兮宣示諸天：
“咨爾衆卿從兮羌情切切而多惑，
欲安息彼靈兮須依朕意之所歸；

彼靈之棲處兮須有人爲伊兢兢而失魂，
須有人能一訪黃泉兮並歌詠以讚天恩。”（註三八）
嗟彼姝之所居兮在不可接攀之雲霄，
余嘗嘗而嚔舌兮緣醉於美人之崇高：
余敢言世間之仕女兮苟欲使令德之不墮，
須欽慕彼姝之風範兮並孜孜花年以追隨。
愛神護持彼姝之芳踪兮乃察罪詬之所生，
與不正之人間以擊斥兮惡念遂冷凍成冰。
善人能一望彼姝之容光兮德譽更見發揚，
惡人則舉目以凝睇蛾眉兮將自羞而溘亡。
苟有人賢媵而積德兮求彼姝之招迎，
彼姝將錫以權力兮使有彌章之脩能；
彼姝將拯救其侘傺兮使其謙謙而不驕，
使其與世無爭又無嗔兮往日宿怨盡消。
紛彼姝有此盛德兮乃大神之所遣，
苟與彼姝對言兮必能心曠而情怡。

愛神之讚辭兮誠博睿而中切：

“塵土之人身兮乃獨有此清潔？”

愛神乃注視此絕色兮目凝滯其如縛，

遂默然而心許兮謂大神特創之尤物。

珍珠之色澤兮差擬彼姝之華容，

影窈窕而姣好兮羌長短之適中。

彼姝奪天然之精華兮信蓋世而無雙；

美神將不足數兮苟一親彼姝之身旁。

顰目宜巧盼兮若溶溶之流波，

浮出戀之靈兮如火焰之婆娑：

凡人之眼遇此目兮將震盪其難禁，

將震盪直至臟腑兮騰沸深深內心。

君不見彼姝之微笑兮中有愛神隱藏，

有誰能嫉光以眇視兮而不眩泯慌張？

歌辭汝其遠颺於四方兮，

傳余意於仕女之羣。
汝爲戀情養成之愛兒兮，
其聽余誨訓之諄諄：
汝其沿途求索而請願兮，
叩人以汝去之行程，
言爲送汝華飾之讚辭兮，
故須造美人之門庭。
汝苟欲免無益之留滯兮，
須迴避惡意之俗人；
須聯袂於尊貴之君子兮，
使汝得高馳而不停。
汝果得見愛神與彼姝兮，
其善爲予陳訴中情！

爲了容易了解這首歌辭(註三九)起見，我要用比前面更好的方法來解釋。這首歌辭可分作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其次所說的話底冒頭語，第二部分是本文，第三部分可以說是上面許多話底隸屬者。從“淨智天使兮……”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歌辭汝其遠颺……”起，算是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細分為四段：第一段是說我要向誰陳述那位淑女，同時說我為甚麼要如此作歌。第二段是說我一想起她底容光時我自家所有的感覺，同時說我若是沒有失掉勇氣時我將怎樣吟咏。第三段是說我如何想要自家不會為本身底低能而狼狽。第四段是重申我在向誰陳述，同時又說明我所以要向那般仕女們陳述的理由。第二段是從“真欲讚揚……”起頭，第三段是從“惜不敢高揚……”起頭，第四段是從“但此意祇可為……”起頭。

其次，當我吟出“淨智天使兮……”幾個字，便是我在開始陳述那位淑女了。這一部分也可細分為二段：第一段是說天上為她忙碌，第二段是說地上為她

忙碌。這第二段是從“嗟彼姝之所居兮……”起頭，內容又可分爲兩小段：第一小段是述她靈魂底高潔，並數她高潔靈魂中所迸出的德行；第二小段從“愛神之讚辭兮……”起頭，是在述她肉體底高潔，並列舉她幾點美色。但這第二小段又可分而爲二：第一，算是歌她全部之美；第二，從“嫵目宜笑盼兮……”起頭，算是歌她特殊部分之美。但在歌她特殊部分的這幾句中還可再分而爲二：第一，是咏她那可稱爲“愛情”之源頭的明眸；第二，是咏她那可稱爲“愛情”之頂點的秀口。不過這個要請讀者留意：我在前面曾說過她底行禮便是我慾望底頂點，這兒所說的就正是她向我打招呼時她口底動作，並沒有別種不正當的意思。

當我吟出“歌辭汝其遠颺……”幾個字，便是給全詩作結。這一節便是所謂上面許多話底隸屬者，所表現的是我對於本詩期待的種種心情。但是因爲其中底最後一部分是極容易了解的緣故，在這兒，我便

再不來分析了。固然爲了要使人深刻地了解，是應該多加些分析的，不過我想：若是有人看見了我上面的說明，卻還不能充分了解，那就再加些分析也是多事；反之，若是我底話能傳入多數人底耳目時，那就只是上面的說明，對於能了解的人卻已經是狠夠狠夠了。

二 十

當這首歌辭被人稍傳誦了一下之後，便傳到一位朋友底耳邊。那位朋友便問訊於我，要我給他說明“愛情”果爲何物。他大概是因爲讀了我底詩句，對我本人起了過分的期待的緣故。我呢，覺得既然說起了這樣的問題，實在本也應該再闡明一下“愛情”底本質，同時爲了副朋友底希望，也得準備說幾句關於“愛情”的話。於是我就做了一首短詩：

詩聖(註四〇)曾如此向人高吟：

“愛”與慧心是同根而生。

兩者始終在相依爲命，

正如理性跟着靈魂。

戀慕之情是來自“自然”，

使“愛”似主人，心似房間，

“愛”在心中休息着疲倦，

或是短眠，或是長眠。

美色爲貞靜的女郎所有，

在誘着憧憬嬌豔的雙眸，

在把相思的慾望種到跳躍的心頭。

那慾望，在強有力地搖震，

就驚破了“愛”底睡夢沉沉，

吉士便把懷春的情愫贈給了佳人。

這首短詩可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說“愛情”底力量，第二部分是從“美色爲貞靜的女郎……”起頭，是說“愛情”底力量到行爲上的情狀。第一部分可分爲兩小段：第一段是說該力量是存於何種物體之中；第二段是說那種物體和該力量是在互相誘發，相關的關係有如材料和形式一樣。這第二段便是從“戀慕之情……”起頭的。當我吟出“美色爲貞靜的女郎……”，我便是第一說該力量到行爲上的情狀，第二說該力量如何引動男子又引動女子。這個第二，便是有“吉士”起頭的最後一行。

二 一

如此歌完“愛情”以後，我又想再對於那位淑女寫幾句讚辭。我想在讚辭之中說出她怎樣能夠蘇醒

“愛情”，同時還說出她不僅是能使入眼中的“愛情”蘇醒，並且更有一種奇妙的功能，在無“愛情”之處能造出“愛情”來。於是我做了下面一首短詩：

那淑女溶溶眼波中漾着“愛”底小影，
流盼時會令一切都變得生意欣欣。
她一走過便使得人人都凝眸發怔，
她底寒暄使得受者心頭跳動怦怦。

那寒暄，會令人低頭自愧，顏色沮喪，
會令人胸中的邪念一旦完全消亡。
你看憎惡，傲慢，遇見她便不知去向，
這德行，真值得仕女們同聲讚揚。

誰能聽見讚揚她的辭令，
誰底心中便化爲溫柔，潔淨；

誰能見她一面，便有無上的幸福來臨。

若講到她微笑時的模樣，

那是無法形容，也無法回想，

那是個稀有的奇蹟，能迷亂人底目光。

這首短詩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我是用她底眼來說明她是怎樣在導“愛情”底力量於行爲之中。第二部分卻是用她底口來說明同樣的事實。在這兩部分以後，有一個小部分是在承上起下，便是開頭有“這德行……”幾個字的那一行。第三部分則是從“誰能聽見……”起頭的。

但是第一部分卻又可分爲三小段：第一小段是說她使她所看見的一切都有了活氣，這個即是暗示她能使無“愛情”之處也有了“愛情”；第二小段是說受了她垂顧的人，心中會感到“愛情”底刺激；第三小

段是說她底德行會把人們底心打動。從“她一走過……”起，算是第二小段；從“她底寒暄……”起算是第三小段。

當我吟出“這德行，……”幾個字，便是我在求仕女們助我來讚揚我底淑女，這是在表明我在向誰說話。當我吟出“誰能聽見……”幾個字，便是我又回到了第一部分所表現的事情上，這個是在說她口底兩種動作：第一是她甜蜜的言語，第二是她奇妙的微笑。不過這第二種動作，記憶卻是沒有辦法可以留住的。因為是這樣，所以我不說出她底微笑是怎樣在使人底心情激動。

二 二

在這以後，又過了幾天，有一個人告別了他底生命，昇天而去（這是稟承那位自己也不能避免死亡的救世主底意旨的）。這人便是生美麗而尊貴的貝德麗

采的人。這種別離照例是會使那些被死者拋下的人們和死者底朋友都感到悲痛的，況且這又是慈父對孝子和孝子對慈父的深切的關係。貝德麗采不消說是有孝行的女兒，而她底父親也正是一位有慈德的丈人(世人是這樣相信着他而他也實實在在是如此)。他底壽終的確給了貝德麗采以莫大的痛苦。依本城中的習慣，遇見這樣的喪事，一定是男偕男，女偕女，大家都聚在一起去追弔的。當時就有不少的女士直接到正在哀哭着的貝德麗采底身邊去慰問，我呢，便注意着那些從她房中走出來的女士，聽她們在講她痛苦的情形。果然有幾位女士在我旁邊走過時，我就聽見她們說：“她哭成那個樣子，看見的人都要傷心死呢！”等到她們走過去以後，即刻我便被一種強烈的酸楚所壓倒，我底臉上遂也沾滿了眼淚。這真使我慌亂得狠，我忙用手來蓋住自己底眼睛。在這個時候，我要是不爲多聽一些關於她的消息時(因爲我站

的地方正是女士們從她房中走出必經之處)，我一定把我被淚潮所襲的身子藏了起來。

於是，我仍然站在那兒，看見又有幾位女士從我旁邊走過。她們說道：“聽了貝德麗采難過的訴說，我們誰還能再有快活呢？”接着又是另外的幾位女士，但是話卻轉到了我底身上。有些說：“這個人這樣的流着眼淚，就真好像是和我們一樣，在見過了貝德麗采似的。”有些說：“看這個人變成這樣，簡直不像他自己了！”以後又有別的女士們走過，我還聽見了一些關於她和關於我的同樣的話。

後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吟咏的材料，我便想把那些女士們所說的話聯結起來作成詩歌。而且假如和那些女士們交談不算是唐突的話，那我一定要對她們有所問訊的。我想到這層，我吟咏時便取了一種問答的體裁，好像是我在問她們，她們也在答我。

我做了兩首短詩。一首是照我自己所想的向她

們問訊；一首則作為回答。回答的話就是我所聽見的她們底話，不過經我改正了一下，變成像在對我說的一樣。第一首是從“你們鉛華的鬢龐……”起頭，第二首是從“你可是那位……”起頭。

你們鉛華的鬢龐是這般消沉，
低垂着兩眼，在露出了滿腔傷情，
你們究是來自誰家底門庭，
纔使臉上罩滿了一層愁雲？

你們可是來自那淑女底身邊，
看見她在流着愛情的濕淚漣漣？
我底心靈能使我一日了然，
光榮已經染上你們底容顏。

你們若真是看見她在顛頓消瘦，

便請費神止步，爲我來稍作停留，
請告我她底消息，聊以解我心頭煩憂。

我一見你們底眼臉有淚光閃動，
你們整個神情都沉在悲哀之中，
我也便好像在看見了她自毀的華容。

這第一首短詩可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在問女士們是否來自她底身邊，同時說因爲她們臉上有榮譽的光輝，所以我這樣感覺。第二部分是從“你們若真是看見……”起頭，是我在請她們告我以她底消息。

你可是那位常常和我們傾談，
在戀慕着我們淑女的少年？
只除了你底聲音還不曾改變，

你底面貌卻幾乎不是從前。

爲甚你儘管在這兒痛哭失聲，
用你底同情來喚別個同情？
是否因爲見了她啼裝的情影，
所以要抑制悲痛卻總不能？

不要管我們在怎樣愁苦地走過，
我們是聽了她底哭訴纔神傷淚落，
誰要阻止這愁苦，誰便是罪惡。

她動人的哀毀真個是無可比擬，
只要一看她底顏色便會心情昏迷，
便會，倒在她底前面失掉呼吸……

這第二首短詩有四個部分，算是我代那般女士

們做的回答，所根據的正是她們講過的那四句話。不過這詩各部分都已經表現得狠夠明顯，在這兒，我只來分一下段落，再不多加說明了。從“你爲甚儘管……”起，算是第二部分；從“不要管我們……”起，算是第三部分；從“她動人的哀毀……”起，算是第四部分。

二 三

過了不久，我得了一場重病。有好幾天我都在難受的苦痛中纏綿着。我是變得異常的衰弱，幾乎失掉了所有的活力。一直到了第九天，病痛更是加深，簡直使我再也不能支持下去。這時，我對貝德麗采的相思卻特別成了刻骨的情狀。不過當我一想到她，我又忍不住對我底病體發愁，我想我就真是恢復了健康，怕也很難有堅強的生命。於是我便嚎啕痛哭起來。這樣一面在斷續地呻吟，一面我就自言自語地說道：

“就是高貴的貝德麗采，也總會有一天辭絕人世的罷……”

我底心緒迷亂到極點，我閉起了眼睛一任我底精神像一個狂人的一樣在飛躍馳騁，即刻，我底幻想便錯雜成各種的奇形怪狀。首先，我好像看見一羣披散着頭髮的女子在向我說：“你會要死的！”接着又好像來了一羣可怕的怪物也在向我說：“你是死了！”以後是我底幻想更形緊張，我簡直不知道我是到了甚麼地方。好像一羣女子在迤着她們底頭髮號哭着向一條路上走去，情景是異常的美妙淒楚。又好像太陽是沉黑了下來，星斗在閃出了帶泣的光輝。又好像翱翔於空中的飛鳥都墜地而死。又好像脚下的大地在起了震動。我底全身都被這些無限制的夢幻所懾服，我是恐怖到了萬分。就在這時，忽然又像是我底一位朋友來到我底面前，他說：“可不是嗎？你底淑女是離開這個世界了！”這話使我哭得傷心得狠。但是我並

不是僅僅在夢中哭的，而是真正有熱淚從眼中流出。

幻景依然在繼續着。我好像舉目向天邊瞻望，看見一隊天使駕在白色的小雲朵上一面唱着讚美歌一面向天上飛昇。他們所唱的有幾個字是：“在高處，和撒那！”（註四一）此外我卻再聽不見甚麼。於是我漲滿了戀情的心臟好像在向我說道：“真的我們底淑女是長逝了！”跟着便好像我去看那曾留駐過又高貴又有福祉的靈魂的屍體。幻景是越來越加奇特，終於我看見了那位淑女底屍體了。並且我還看見許多女士圍在那兒用白布去蓋屍體底頭部。死者底面容是非常安靜，好像在說：“現在我纔望見和平底曙光了。”就這樣我看着她的時候，我好像即刻便覺得自己底渺小，我遂又好像呼喚着死神道：“恬靜的死神，也來到我底身邊罷……請你再不要惡作劇，你是已經接觸過了地底身邊，應該學會了溫雅的德行了！……來罷，我在切望着你！你看我不是已經染上了你底顏

色嗎？”當到我看着把死者底後事都給調理清楚了以後，我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底住所，只在揚着頭向空中眺望。幻景已經強烈得到了最高的程度，我只覺得我失聲地哭叫，並且喊着說：“啊啊，美麗的靈魂，能看見你的人是怎樣的幸福呀！……”

當我這樣在抽腸地叫喊以及我在呼喚着死神的時候，卻正有一位年輕的女士站在我底病榻前面。我底嚙語和啼哭使這位女士恐懼萬狀，她以為是我底病加重了起來，於是便站在那兒嚶嚶啜泣。在我病室中還有幾位女士，她們因為這位年輕的女士是我底至親，怕她底哀痛反而更使我難受，便設法叫她離開了我。在她們，以為我是在夢魘着了，所以同聲向我叫道：“快醒來，不要害怕了！”於是我底離奇的幻境便突被驚破。這時我正要喊着說：“啊啊，貝德麗采，願你平安！”然而當我剛一說出“啊啊，貝德麗采……”時，我卻就醒了轉來。我睜開眼睛一看，這纔明

白自己是在作夢。不過我說出“貝德麗采”這個名字，我底聲音是帶着啼哭的，在我身旁的女士們並沒有聽得清楚。

但是我卻感覺到了異常的羞慚。聽了“愛情”底指示，我把臉剛一轉向她們，她們便一面瞅着我一面說道：“這氣色真不像是個活人了！”接着，她們又互相私語着說：“我們好好來安慰他罷！”以後他們便對我說了許多安慰的話，並且還問我恐怖的原因。我等到我元氣稍微恢復了一下，算是完全從自己幻夢中清醒過來了以後，遂回答她們道：“讓我告訴你們我底一切……”這樣，我就把我底夢境從頭到尾都告訴了她們。不過有一點，便是關於貝德麗采這個名字我卻始終沒有吐露出來。

病痊癒了以後，我便起了一個念頭想把我這次所得的情景用詩表現出來。因為在我看來，這回事聽去實在是有深長的意味的。於是我便做成了下面的

一首歌辭：

有一位慈悲的姑娘，年紀輕輕，
在負着人間個個稱譽的豔名，
她來在我身旁盈盈立站，
立站在我稱爲“死”底面前。
我是兩眼悲漲，聲音淒涼，
使得她淚潮濕透了紅妝。
還有名媛數位，也正在我身邊留連，
也正在爲我纏綿的沉痾憂愁，心酸，
她們怕她底嚶泣加長我底牽罣，
便勸她暫時悄悄地離開了病榻。
她們是溫柔，慇懃，走上前來在向我慰問，
有的說：“快點甦醒！”有的說：“何事如此傷神？”
我在嚶語着的夢魘，於是便突然驚破，
那淑女底芳名就剛巧吐出我底口角……

我知道我是悲逆着哭聲顫震，
我底嚶語是如此的模糊不清，
但爲了藏在心頭的名兒偶然洩露，
使我清醒轉來時禁不住滿臉含羞。
聽從着愛神教給人間的親切情意，
我把眼轉向身邊的粉黛，半自忸怩。
她們於是看見了我容顏底枯槁，衰敗，
說我像個陳死人一般，剛從黃泉歸來……
她們於是互相在低着聲兒悲歎，
都道是：“快給這可憐人送些慰安！”
都是萬般的溫存，在向我問訊頻頻，
個個說：“是個怎樣的驚夢，使你斷魂？”
我是定了定我底心神，纔對她們慢慢開口，
我答道：“賢惠的女士們喲，且聽我細說從頭……”

“當我在，憂傷着我脆弱的生命，
還計算着我面前的短促光陰，
‘愛情’便在我心頭悲泣漣漣，
我底精神便即刻迷亂不堪。
我在呻吟中自己向自己說道：
‘何時我底淑女也纔玉殞香消！’
意外的悲痛使得我底全身震盪，
我閉起了兩眼使自己沉入睡鄉。
我於是茫然自失，恐慌，寂寞，
我底夢魂便開始游浪，飄泊……
我第一看見的真是異常奇幻，
我看見一羣婦人在向我盤桓，
她們臉上都在漲滿着憤怒，
並且吼着向我說：‘死休！死休！……’

“其次我像踏進了怪異的國境，

許多奇形的鬼物在跳躍不寧。
我又覺得我是入了迷途漫漫，
又是一羣少女出現在我眼邊，
她們在披着散髮，不停地狂奔，悲號，
景象是悽楚，荒誕，會使人心神搖搖。
漸漸我又像看見太陽變成了黑暗，
又像看見那對對明星在天上炫然。
又像看見飛鳥都從空中墜落紛紛，
又像看見大地震動，人間末日來臨……
接着又像有一人在疲憊，萎瘦，
他奔到了我底身旁嘎聲狂呼，
他說：‘難道你還不曾聽見重大的事變？
你那位傾城的淑女是已經謝絕塵寰！……’

“我像把濕潤的淚眼向天上揚送，
看見了一隊天使正在昇騰蒼穹，

那真像‘嗎喲’之雨(註四二)下降人世，
冉冉的白雲在把他們護持，
我像聽見他們把‘和撒那’高唱，
此外的歌句卻又是十分渺茫……
此時‘愛情’又在向我下了命令，
他說：‘快來看你橫陳着的美人！’
我底夢境便即刻把我引到另一所在，
我真的就看見我那淑女底莊嚴的遺骸，
當我急急地在把自己向着她身旁移動，
卻又見幾位仕女用羅巾掩罩她底玉容。
她底臉上現在是如此的寧靜可羨，
她好像在說：‘從此我便與和平爲緣……’

“我認爲痛苦的死亡在她卻認爲寧靜，
這使我自慚渺小，忙向死神呼喚聲聲，
我說：‘來哉死神！你既然親了她底身畔，

應該被感化得溫和得體，來和我周旋！
你是應該被感化得沒有一些兒暴戾，
你看我是怎樣的準備着在惟你依歸！
你看我是怎樣的在變成了你底形態，
噯，來哉，來哉，請你快來，快來入我胸懷！’
最後我又像是成了獨自一個，
任悲哀不斷地在我心頭起落。
我望着空中的光輝，我不禁失聲禮讚：
‘能看見美人靈魂的，是何等幸福齊天！’——
我底幻夢剛到了此時此境，便有人來把我喚醒，
哦，賢惠的女士們喲，這便是你們，使我有如重
生……”

這首歌辭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向不指定的人說明我怎樣被女士們從幻夢中叫醒以及我怎樣允許給她們敘述我底幻夢。第二部分是從“當我在，

憂傷着我脆弱的生命……”起頭，算是我給她們敘述我夢中的故事。第一部分又可分為兩小段：第一小段是寫我意識還沒有恢復以前那位姑娘和女士們對於我底狂態所說的和所做的種種；第二小段是從“我知道我是悲迷着哭聲顫震……”起頭，是寫當我從迷惑中醒轉來時女士們和我的對話。我一吟出“當我在，憂傷着我脆弱的生命……”，便是我在開始講我底幻景，這個也可又分為兩段：第一段是我在敘述，第二段便是“我底幻夢剛到了此時此境……”以下的最後兩行，算是我重呼那幾位叫醒我的女士，並且向她們表我底謝意。

二 四

經了這次驚夢以後，有一天我正站在一個地方獨自沈思，忽然覺得心頭起了一種震動，情形就和我見了我底淑女時一樣。我立地便感到“愛情”降臨在

我底身上，並且還感到他是得了我底淑女底允許而來的。好像是用一種快活的腔調，他在我底心中命令着說：“記着祝福我爲你所有的那個日子，那纔是你主要的義務……”這個新的啓示使我底胸前即刻漲滿了歡喜，使我幾乎忘記了本身，以至於連自己底心真是屬於自己的都不敢相信。

“愛情”之舌就這樣在我心中剛一說完了對於我的命令，約莫一瞬間的光景，我便看見一位嫺雅的女士走向我身邊而來。那位女士我是認得的，她是我知己的朋友(註四三)底一位交情狠深的愛人，一向便有美人的稱號，芳名本叫作喬薇娜，但因為大家想要特別表明她底嬌豔的緣故，遂又通稱她作春娘。我再向她後面一看，跟着她走的還有一位，那卻正是我底高貴的貝德麗采。她們是一個追隨着一個，都走得距離我很近。於是我又像聽見“愛情”在我心中說道：“這前面的一位女士，芳名叫作春娘，恰正合於今天

底情景。這是如此解釋：春是一年之魁，同樣，她今天做了一個前導。(註四四)就是說，恰在你這僕人做了一場奇夢以後，她把貝德麗采引到了你底眼前。你若是再一研究她本來的芳名，仍然是有‘前導’之意。因為‘喬薇娜’這個名字是從聖約翰底名字變化出來的，(註四五)而聖約翰恰是‘真光’的前導，(註四六)並且還說過：‘我是喊着“開闢主底道路”的曠野中的聲音。’(註四七)”接着“愛情”還像加上了一句話道：‘誰要願意精細地來思索這類事體，誰就應該以我之名去呼貝德麗采，因為，她和‘愛情’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這樣，經過了幾番三思，我便想把這次的遇合寫成詩獻給我那位最知己的朋友（但關於應該省去的話卻是盡可能地省去），我相信我底朋友仍然還在用心護持着這位優美的春娘底花容。(註四八)我做了一首短詩如下：

我先覺得入了眠的愛魂一旦蘇醒，
蘇醒在我顫動着的深深內心；
其次便看見“愛”底本身從遠處走近，
快樂的容貌，幾使我認識不清。

他是帶着歡笑的姿態來向我開口，
他說道：“不要忘記呀，給我祝福！”
我是對這尊嚴的主人表示了孺慕，
然後向他走的路上留神，凝眸……

我看見兩位麗人向我珊珊而來，
我認得那是薇奶奶和貝奶奶，（註四九）
她們在一前一後，真個算是相映成輝。

我底記憶是要如此的香甜永遠，
“愛”向我說：“這第一位叫作‘春天’，

這第二位和我同名，和我有不解姻緣……”

這首短詩有狠多的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說我如何覺得心中起了日常習慣的那種震動以及我看見“愛情”帶着怎樣快樂的顏色從遠方而來；第二部分是述“愛情”在我心中說的話所給我的效果以及他當時的姿態；第三部分是敘當“愛情”在我身上停留了一刻之後我所見所聞的一切。從“他是帶着歡笑的……”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我是對這尊敬的主人……”起，算是第三部分。這第三部分又可分為兩小段：第一，是說我底所見；第二，算從“‘愛’向我說……”起頭，是說我底所聞。

二 五

我總是在把“愛情”當成客觀的事物，作為他不僅僅是有精神，而且還有肉體的實質，對於這層，遇

到用狠深的理解來接受這理論的人，一定會向我非難的。其實這是一種虛偽。“愛情”自身是無本體之存在，只是本體中所具有的一種偶然性。然而我便把他看成物體，甚至還把他看成人類。這個所根據的是以下我對於他的三種表現：首先，我說他是從遠處走來，這個“走來”便是運動的意思（我們知道哲學家說過物體以外的東西不會有運動），因之，便說明了我是在把他看成物體的一種；其次，我說他是笑過，再其次，我說他是說過話，這些機能又恰都是人類所特有，尤其笑是如此，所以，我更是把他看成人類了。

在這兒，爲要說明起見，我先要希望讀者能想起一件事體：那便是古時歌咏“愛情”的詩人不用俗語而用拉丁語。這現象並不限於我國，其他各國大約都是同樣，像希臘便是一個實例，我們是找不到一個用俗語來在“愛情”的題目之下作詩的詩人，我們能找到的只是一些學者的詩人而已（註五〇）。這使我們可

以知道，自從俗語詩人出現以來，時間並不狠古。不過，實在地說來，用俗語做有韻詩和用拉丁語做律詩，其價值卻是完全相等的。我說俗語詩人出現的日子尚淺，所根據的理由是：我們若是去尋用奧克語和胥語(註五一)寫的東西，我們將不能發見一種作品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在當初狠粗俗的人也能夠博得幾分詩人底名聲是何緣故呢？就因為在他們以前沒有人用胥語寫過詩。這種人之中最初用俗語寫詩的，其動機是因為想把他底真心在他那不能懂拉丁語的女人面前表示出來。因此，詩底形式纔成了以表白“愛情”為主(註五二)。進一步說，便是詩人除了愛情以外，對於其他的物事總是很難感到興會的。

爲了這樣，所以我覺得詩人比散文作者有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有韻詩的作者恰都是俗語詩人，就只根據這個事實，詩人便已經是有了更超越的自由了。這種觀察，可以說不但是有價值而且是狠合理

的。再有，凡是經詩人許可的一切比喻或修辭上的裝飾也當然一樣為俗語詩人所採納。所以我們當然承認：詩人將無生物作為有感覺和有理性而使之說話，或使之互相議論，並且不僅是對現實的東西是如此，就是不存在的東西也使牠同樣的去做（這就是說，不存在的東西也使牠說話，或者常常偶然存在的東西也當牠為本體一樣或當為人類一樣），這些，也不待說是俗語詩人所應當接受的。我敢說這都不是輕率的想法，其充分的根據，且待將來有可能時再用散文來說明好了。

現在再說一些關於比喻上的話。詩人如我所說的那樣寫詩，我們只要一看維琪爾（註五三）便可明白。在“埃訥伊特”（註五四）第一卷中，憎惡脫羅亞人的女神姣奴對着風神野喝喇嘶曾有：“野喝喇嘶乎，如君者……”云云（註五五），並且風神還答着說：“女王乎，尊意所望為何，乃屬君之貴公；至余能勉力於君前

者，祇有維命是從。’（註五六）還有在“埃訥伊特”第三卷中，同一詩人使無生物向生物說話，即：“大膽的達爾達納斯之子輩乎……”云云（註五七）。盧肯（註五八）又使生物向無生物說話，那便是：“羅馬乎，汝對汝市民之武器辜負之處良多。”（註五九）依賀拉斯（註六〇）所說，人向自己底良知說話，就和向別個人說話一般。其實這也並不止賀拉斯作如是想，他不過是在追隨着偉大的荷馬而說的。在他底“詩法”（註六一）中，我們便可以發見有：“牟媯乎，其語我……”云云（註六二），便是證據。奧維德（註六三）在他底“愛藥”（註六四）一書底開端更使“愛情”像人一樣說話，所說的是：“彼言將使余戰，且視余備戰。”（註六五）

這些實例，想來總可以使那些對於本書某節有懷疑的人一旦豁然了。不過，在這兒爲了防止多事者底無聊理解起見，卻不能不再加兩句話。古詩人所以要那樣表現，決不是毫無理由的。同樣，今日詩人所

以如此，也並非毫無理由而徒然摹仿古人。若是自己一面用比喻的裝飾寫詩，一面又不能對質問者說明所以然，那就未免是詩人底恥辱了。但是像這類蠢詩人，我和我最知己的朋友(註六六)卻就認得有好幾位。

二 六

現在話又回到本文上來。上面所說的我那位淑女，她是真能夠引動世人，當她在街上走過，竟有許多人跑上前去看她。這種情形，使我感到了無上的快樂。但是她一走近誰，誰底心中就即刻充滿了恭敬，幾至不敢舉目和回禮。有這種經驗的人一定不少，他們都可以爲我向不相信這話的人作證。還有，她走起路來，整個的姿態都在表示着謙遜，對她所見所聞卻毫不露一點自得。她走過時，便有一些人說道：“這不是凡間的婦人，這是天上最美麗的一位天使。”另有一些人說道：“這真是尤物，創造這個的造化主真應

該讚頌！”其實她底丰神是有說不盡的溫柔，有說不盡的高雅，使得看見她的人都會起一種莊嚴而愉快的情感，過後卻又講不出來。同時，不管是誰，只要看她一眼，首先便甚麼話也不能說，只能發一聲由衷的驚嘆。不用解釋，像這類事情以及其他更奇妙的種種現象，都是她那異於常人的力量引起來的。

想着她這種奇蹟，我便願意再做詩來讚美她。我決計要把她那種絕妙而拔羣的力量描寫出來，不但使那些實際見過她的人得以從新記起她，並且還使所有其他的人也借我力之所及的文字得到一點她底印像。於是我便做了下面一首短詩：

當我底淑女走在了衆人中間，
她行禮時有無限的高貴，無限的莊嚴，
接受她敬禮的人們，都不敢抬起兩眼，
想要向她寒暄，卻變得是口噤，啞然。

她底全身都表示着溫存，謙遜，
在稱讚她的聲中緩緩地輕步着微塵，
她好像本來是住在天上的一位仙人，
降落在凡間，爲要把奇蹟顯給人們。

她把快樂的柔情向着凝視她的人們灑遍，
她溶溶的秋波直注入了人們枯槁的心田。
誰若沒有嘗過她那種慰安，溫暖，誰就想要意會
也是困難。

只要你能細領略她那兩鬢間的年青紅暈，
你便會覺得那兒像閃着個幻影，正是“愛情”；
那幻影，還像給你下着命令，牠說：“快吐出呀，
你吃驚的嘆聲！… …”

這首短詩完全是前面所敘述的事情的重演，看去已經狠夠明白，在這兒我再不加甚麼分析了。

二 七

我底淑女真能使人人都霑着她底恩惠，她不止使自己本身得了榮譽，而且還使許多和她有關係的女伴也都得了榮譽。我一知道了這種情形，便狠想向那般對於這層還茫然的人作些說明。於是我準備吟一首詩來表示這個意思。結果吟出了下面的一首短詩，內容是敘述貝德麗采底德行在如何普及於另外的仕女：

誰能從仕女們底鬢光中尋出她底倩影，
不待說誰便算是有無限的幸運，福分；
可是能伴着她的女伴，那般小姐，夫人，
更是應當，應當真正地感謝天恩。

因爲她那天姿國色中帶着有寬大，高尚，
使接近她底女伴不會生嫉妬的心腸，
並且她還能使她們隨着她前往，向上，
使她們信仰，熱愛，更能風範大方。

她走到處人人都變成了無嘖無怨，
但她不僅僅使本身能夠嫵雅，纏綿，
還使她底同伴也一樣顯出美德謙謙。

她底行動無處不表示着高貴丰度，
誰不能把她底容貌在記憶中保留，
誰便不能，不能享受一點愛情底溫柔。

這首短詩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說那位淑女
在人羣中現露出了可驚的姿態；第二部分是說她底

同伴是如何的感謝；第三部分是說她把德行施及於別人的事跡。從“可是能伴着她的女伴……”起，算是第二部分；從“因為她那天姿國色……”起，算是第三部分。但是這個第三部分卻又可分為三小段：第一，我說她對於仕女們的感化，就是說，對於同性間的感化；第二，我說她底德行先感化了仕女們，又再間接感化了別個；第三，我說她並不只感化婦人，所有的人都會受她底影響，同時，還不限於她露面的時候，就是在人底記憶中也有不小的力量。這第二小段是從“她走到處……”起頭，第三小段是從“他底行動……”起頭。

二 八

此後，有一天我在想着前面兩首短詩所表揚的她底事跡，覺得還有一點我卻簡直沒有描寫。那便是：在那個特別的時候，她直接對於我的感化。我自

己在恨我寫的太不充分，決計想再做一首詩來表現我曾怎樣在爲她底力量所左右，乃至她感化我的是怎樣的一種美德。因爲短詩體裁太過簡單，不能使我暢所欲言，所以便開始寫一首歌辭。開頭是這樣：

“愛情”已經把我網羅了狠久狠久，
使我習慣了在他權力之下低頭，
起初我總覺得是有些膽戰，
但是現在，溫柔卻填滿胸間。
當他在鼓起了我底勇氣，
我底精魄便會消失，逃逸；
即刻我底心靈就變成脆弱，散亂，
我會爲甜蜜所苦，面色蒼白難堪。
壓迫在我身上的都是“愛情”底重量，
我底聲音便由嘆息轉爲哀訴淒涼：
爲要得我淑女底垂青，我祈求頻頻，

那垂青，會有更多的安樂向我降臨。

她底眼光在我身上會如此的像陽光照遍，

那種溫和的神力，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言傳……

.....

二 九

“嗟此往昔人士濟濟之古城兮今朝乃獨坐淒然，
何往昔列國之皇后兮乃竟如寡婦之形隻影單！”

(註六七)

我還正在爲我底歌辭布局，剛纔寫了上面的一節，而正義之神便已將我底最高貴的人物召往神后馬利亞底旗下畀給她以榮耀。這個馬利亞底尊名，就正是這位清淨的貝德麗采曾經常常在虔敬中呼喚着的。在這兒，敘述她仙逝的事也許最爲適當，然而我卻不這樣做，我有三種理由：第一，無論誰如果對於

我這本小書底開端加以審察，那他便會明白敘述這回事的不應當是我；第二，就假定爲陳說上的便利而有敘述之必要，可是我底筆卻不容許我能夠適當地表現出來；第三，縱使第一第二都不成問題，然而我總覺得還是不該我來敘述，因爲那將會成爲我對自己的稱讚（不消說這是再該罵也沒有的了）。所以，我以爲這項工作還是讓給我以外的別個。

不過，有一件事在這兒卻是應該提起：那便是，我以前曾經屢次說過的“九”的這個數字。這個，決不是沒有道理的。原因是，這個數字在和她仙逝有着不少的關係。現在就爲了這層，我要多少來費幾句話。我且來先說這個數字關係於她底仙逝的種種，其次再說這個數字和她結了不解緣的道理。

三 十

若照意大利(註六八)底曆法來計算，她尊貴的芳

魂離去我們時正是那月底第九日第一時。若照敘里亞底歷法來計算，她芳魂離去時又是那年底第九月。因為敘里亞底正月，即所謂“貼斯敏”(註六九)，恰當我國底十月。再照我國底曆法來計算，則在“主”底紀元底年代以內，她底去世，正是她出世的十三世紀中整數完成了九次的一年。(註七〇)

“九”數和她有如此密切關係的道理大概是這樣：依杜賴米(註七一)所說，“九”是轉動的諸天的數目(註七二)。基督教底真理也正相同。再依占星學者一般的意見，這九重天都在給下界一種吸引的動力。所以，“九”數能和她有不解緣者，就是因為當她底誕生，九重天在安全的相互關係之下表示將其力達於下界。這是可舉出的第一個道理。然而更狹義的，依着絕對的真理想來，這個數目卻又是表現她自己。這不消說是一種比喻。我底理解是：“三”為“九”之根，不加入其他的數目，其自乘便為“九”。因為“三”底三

倍爲“九”，是狠明白的事體。所以，“三”便是“九”底因數。照這樣類推下來，聖父，聖子，聖靈，這三體爲“一”的三體，也就是諸奇蹟底大因數。這就說明了她所以要伴隨着“九”數的目的，是爲使世人明白她卽是“九”數。這便是說，她卽是一個以“三位一體”爲根的奇蹟。此外，也許有人對這個真理會想得更加細密，會發現更加精微的道理出來，不過，據我所能想到的卻只是這樣。這在我總算是再滿意也沒有的了。

三 一

自從最優美的淑女去世以後，都市也就變得凋零不堪，牠所有的光輝也好像是一朝都消失淨盡。依然獨留在寂寞的城中在流淚啜泣的我，便把這種情景寫成文字傳達於世間主要的人們。在那篇文字底開頭，我首先便引用了先知耶利米所說的話，那便是：“嗟此往昔人士濟濟之古城兮今朝乃獨坐淒然…

……”云云。我因爲在上面敘述她仙逝之前曾經揭出了這個句子，怕有人要覺得奇怪，所以特別把這事記出。不過我要請讀者原諒，我所說的那篇文章，我卻不能抄在這兒，原因是，本書是在用的俗語，而那篇文章卻是用拉丁語寫的。並且本書我要呈獻給我最知己的朋友(註七三)，而他，卻在希望我能一貫地用俗語來完成我底工作。

三 二

因爲長時期的啜泣，我底雙眼遂疲憊不堪，竟致失掉了一向輕減我痛苦的功用。於是我便想用一些悽婉的言語來代替眼淚，以洩我心頭的煩憂。我決定做一首歌辭，要和淚來吟出我爲她所受的一切，就是說我從無限的傷感到我靈魂破滅的情狀。我把我開始吟的一句“我心頭的苦惱……”作了我歌辭底起頭。

讀者讀完我這首歌辭，必定會覺得牠留下的情

調也就恰如淒楚的寡婦一樣。現在，在準備把牠寫出以前，我要來先做一番分析。並且，以下我都要按照這種方法去做。

這首可憐的歌辭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詞，第二部分是說她，第三部分是向歌辭本身含愁地叮嚀。從“她是回到了天上……”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我淒切的歌辭啣……”起，算是第三部分。第一部分又可分為三小段：第一是說我所以要敘述的原因，第二是說我想對誰敘述，第三是說我想敘述的是誰。這第二小段是從“你們這些賢惠的女士，我永遠牢記……”起頭，第三小段是從“我便來向誰帶哭地報告……”起頭。當到我一吟出“她是回到了天上……”，我便是在開始說她，這一部分卻也可分為二小段：第一，我是在說她去世的理由；第二，從“她底芳魂這樣從她香豔的形體中……”起，我是在說世人對她惜別的景況。這第二小段再可分而為三：第一是

說不爲她哭的人，第二是說爲她哭的人，第三是說我自己底態度。這第二是從“只有善男信女……”起頭，第三是從“當我想念着……”起頭。最後，當我吟出了“我淒切的歌辭啣……”幾個字，便是我在向我底歌辭本身說話，我是在教牠去訪怎樣的仕女，並且要牠去和她們同住。

我心頭的苦惱湧到了我底雙眼，
過分的悲傷竟乾涸了我底淚泉。
現在我底雙眼已經是完全無用，
我不知道怎樣纔鎮靜我底苦衷。
我是漸漸地漸漸地要和黃泉接近，
我是只有輕輕地哀訴，輕輕地呻吟。
你們這些賢惠的女士，我永遠牢記心中，
你們，曾經和我談過我淑女底美德花容。
那是快樂的時間，她還在世間存在，

可是而今，我卻只有尋人陳訴悲哀。
在你們女士之中，誰最有崇高的懷抱，
我便來向誰帶哭地報告這重大噩耗：
她是已經匆匆地回到了九重天上，
去下了“愛情”和我，在地上忍受淒涼。

她是回到了天上，如此的高遠無垠，
只有和平的天使，圍繞着她底芳魂。
她從此便和天使爲緣，離開你們人間的女伴，
但她遺贈給下界的珍貴禮物，卻會永遠流傳：
她遺贈的不是爲寒熱所侵的虛弱病症，
她遺贈的是以慈悲爲懷的同情的德行。
她底芳魂把她生前的謙遜帶往霄漢，
就使得天國底氣象也一旦因她煥然。
她使得天主在爲她驚嘆不置，
纔急切地想召她去加意護持，

纔要使她離開這低下的塵寰，凡境，
纔要使她昇到那蒼穹底最高一層。
因為天主看見這人世是污濁，溷亂，
不願使一位清淨的仙子墮落年年。

她底芳魂這樣從她香豔的形體中解放，
帶着歡喜，榮耀，去尋她安棲的適當地方。
可是人間底光輝，便從此失掉，失掉，
凡是每個有心人都應該歎歎，嚎啕。
不為她感動的便是心腸如石的惡人，
便是完全沒有以往情深的慈善性靈。
因為智慧便是高尚無比的想念，
決不會到俗人們最卑下的胸間：
沒有智慧便不能把她底音容追憶，
便不能為她傷悼，為她來由衷悲啼。
只有善男信女，纔能把熱淚揮迸，

纔能真爲她哀毀，甚至昏迷失神。
她底種種德化和她生前的行狀，
也只有善男信女，纔能紀念不忘。

當我在思念着使我斷腸的她底風度，
我便忍不住悲歎頻頻，沉入深憂濃愁。
常常我幻想着我生命上的最後一段，
爲了追蹤美人，覺得卻也有無尚香甜。
我是如此的忽然改變了活潑氣象，
只有黯淡的顏色來點染我底臉龐。
在人前我一被這死別的相思所困，
像痙攣般的苦痛卽刻便佈滿全身；
等到我覺得人們都在對我驚看，
我是慌亂難禁，只有來自怨自慚。
我逃到了僻靜的所在，想避開人們底過問，
獨自在飲泣，飲泣，呼喚着貝德麗采底芳名。

我呼喚着她並且說：“痛乎，痛乎，你竟一朝千古！”
我這樣呼喚着時，纔好像是輕鬆了我底胸頭。

無限的情淚，嗚咽，使我深深地得了心病，
到處都覺得自己是孤苦無告，苟活偷生。
誰只要能看出我行止間帶來的種種失意，
誰便會對我來真心同情，對我來疾首歎息。
我敢說自從我底淑女登上新的世界的行程，
我生命底酸苦，真個是沒有言語來可以說明。
你們這些賢惠的女士，看我在如何煩惱，
本想要對你們盡情自陳，但卻總是徒勞。
我只覺得我底生命已成了可怕的慘澹，
我在漸漸地向下墜落，好像要走入深淵。
人人都好像對着我死灰的容顏凝視不瞬，
都好像厭惡地說：“走開罷，沒有人和你相親！”
不過，無論何時何地，她底眼光卻總會留在我底

身畔，
我也是始終如一，到死也要乞求她對我來降恩，
垂憐。

我悽切的歌辭喲，快去，快使你底哀調婉轉！
快去尋，去尋我一向尊敬的仕女，貴婦，名媛！
往日你底姊妹們也曾經爲她們連翩弄奏，
也曾經贈送過她們許多高尚的歡喜，溫柔。
可是你，你是從悲哀中產生出來的姑娘一個，
索性像個號泣者一樣，快去睡到她們底心窩！

三 三

做了這首歌辭以後，有一個人走來訪我。這人在
和我的交情上算是我第二個知己，同時，又是我那高
貴的淑女底近親。我們坐談了一下之後，他便請求我

代他寫幾行文字來追悼一位去世的女士。他底話雖然隱約不明，好像說的是另外的一位也纔死了不久的人物，可是我卻明白他說的就正是清淨的貝德麗采，決不是別個的。於是我便承諾了他。

後來我再四地思索，決計來寫一首短詩。不過詩中一面要流露我自己底哀悼之情，一面卻又須得顧到我是在代我底朋友說話。詩終於是寫成了，開首是：“啊，你們，有高尙心情的善人……”

這首短詩可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叫“愛情”底僕人們來聽我，第二部分是在歌自己底悲慘景況。第二部分是從“我底歎聲……”起頭的。

啊，你們，有高尙心情的善人，
爲了慈悲，請聽我淒涼的歎聲！
我底歎聲，聲聲都從我底胸頭奔迸，
要不然呀，我定會在沉哀中喪生！

我底雙眼已經是疲憊過甚，
已經不許我做我要做的事情：
我再不能爲我底淑女來痛哭盡性，
再不能用眼淚來使我愁恨減輕。

淑女是，到適合於她品位的世界中去安靜，
你們會聽見我底歎聲在爲她顫抖兢兢，
並且聲聲都在呼喚着，呼喚着她那非常可愛的
芳名。

我底靈魂，我底靈魂好像是完全陷入絕境，
這生命對於我，已經成了個可厭的苦刑，
就是福澤呀，我也不會欣幸，也不會悅意來接
受，歡迎！

三 四

寫了這首短詩以後，自己審察了一下，覺得這詩要是真作為我底那位朋友底口氣時，似乎還欠充分。這就是說，這詩若是作為那位淑女底家人底獻詩，那便太過淺薄了。為了這層，所以在要把這首詩交給那位朋友以前，我又做了一首只有兩節的歌辭。其中第一節完全是代那位朋友吟咏，第二節便是在透漏着我自己底聲音。粗心的讀者來讀這首歌辭，會以為兩節只是一個人在說話，不過，能夠精密玩味的讀者卻是一看便可以明白是兩個人底口氣的。因為，後一節在叫着“我底淑女”，而前一節卻完全沒有，這是很顯著的事體。我把這首歌辭和前面的短詩一同交給了我那位朋友，並且向他說是我都是為他寫的。

這首歌辭(註七四)從“常常我總在……”起頭，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節，算是淑女底近親

的我底朋友在做的弔辭；第二部分即第二節，從“我總是這樣向‘死’……”起，算是我自己底哀調。這詩好像是兩個人一前一後在吐着悲歎，其中一個好像是兄長，一個則好像是僕人。

常常我總在這樣的憂愁，惆悵：

從此再不能見她動人的鬢龐。

這惆悵竟使我陷入了難拔的苦恨，

這苦恨，又好像有無數來搗我胸襟。

我說：“魂喲，我們還未和苦刑的人間離散，

只有暫且忍耐着屈膝於一切懊惱之前！

這定運使我心身鎮日都被恐怖騷擾，

魂喲，魂喲，你千切莫要，莫要離我遠逃！”

但是我卻已把人世如死的滋味嘗盡，嘗盡，

我在羨慕着，羨慕着那般真正已死的人羣，

就好像世人在爲他們底甜夢呼喚，

我呼喚着“死”道：“死啣，快來和我同眠！”

我總是這樣向“死”呼喚聲聲，

悲歎在和着哽咽，沒有中停。

我敢說自從“死”伸出他可怕的手腕，

加在了我底淑女可憐的玉胸之間，

我便忘記了牠底可恨，可咒，

總在希望着牠能把我收留。

我知道我底淑女所有的優雅，美麗，

在離開我們後便成了奪人的神輝。

她底神輝竟使天上也增加了榮耀，

“愛情”底光火也使天使們心神動搖。

天使們超塵的明智也竟失了安靜，

對這絕世的美人，也只有發怔，吃驚……

三 五

我底淑女做了永生的人正滿一年的一天，我獨自一個坐在一處地方一面思念着她，一面在畫板上畫着天使。(註七五)正在這個時候，我偶一回頭，卻見許多人圍着我在看我畫畫。他們即刻便和我寒暄，說他們在我不曾覺得的時候已經來了有許久了。我呢，一看見他們便立了起來向他們行禮，並且說道：“適纔正有另外一人和我同在……”(註七六)以後他們走了，我便仍舊畫我底天使。可是我手在畫畫，心中卻在想爲她底週年做一首詩，同時想獻給那幾位剛纔到過我身旁的人們。這樣，我便做了一首短詩。

詩是用“我底淑女來把我底回憶喚醒”做了第一行，但是開頭卻有兩種。

第一種開頭的，可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說我底淑女在浮上了我底記憶；第二部分是說“愛情”因

此對於我的動作；第三部分是說“愛情”底力量。從“‘愛情’已在我碎弱的心中……”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我底嘆息，是如此的在我底胸頭……”起，算是第三部分。但是這個最後一部分卻又可分爲二小段：第一小段是說我底嘆息在帶着哭聲迸出；第二小段是從“我底嘆息，用着哀調……”起頭，所說的是嘆息喊出的語言，意思和第一小段不同。

第二種開頭的，也可以同樣的分出三部分，只是在第一部分中我指出她在我心中出現的時刻，這在第一種開頭的裏面卻是沒有的。

我底淑女來把我底回憶喚醒，
我知道在聖母所居的救世的天庭，(註七七)
天主爲她生前善良的功德欣幸，
纔使她成爲我們頂上的一位神明。

“愛情”已在我碎弱的心中惱壞，
可是我底回憶卻又使他振作轉來，
他向我底“嘆息”說：“快快迸向胸外！”
於是，我便聲聲吐出了積蘊的悲哀。

我底嘆息，是如此的從我底胸頭震顫，
帶來的哀調，常使我底雙眼作酸，
常使我，湧出了苦楚的淚泉。

我底嘆息，用着哀調喊出我無限愁恨，
說道：“自從你長去後，睿智的美人，
到今天呀，已滿了一年光陰！”

〔第二種開頭〕

我底淑女來把我底回憶喚醒，
她使得我心中的“愛情”在動了悲聲。

這時刻，她底德化在引導着你們，
要你們到我身旁來看我紀念芳魂。

.....

三 六

過了些時候，一天，我坐在一個地方，冷清清地在回想着往事。我是完全被哀愁的思念所壓倒，我底顏色改變到人家一見便會要驚訝。我已自覺得了這個，便忙抬起頭來四下瞻望，看有沒有人在注意着我。於是就有一個狠美的年輕女郎底姿態闖入了我底眼臉：那個女郎是從一個小窗口非常同情地在向我眺望，那神情真是再憐憫也沒有的了。正像世上不幸的人，一見別個同情自己，即刻便要傷心流淚，我狠快的就覺得我底兩眼是蒙上了一層淚潮。爲了不願意把自己悲慘的情狀曝露出來，我便站起來走到

那女郎所看不見的地方去。我自己向我自己說道：“要是這樣一位慈悲的女郎沒有高尚的愛情，那將是不可能的”。接着我就想做一首短詩，想在吟咏中說出我要說的一切，並且獻給她。

這首短詩是明瞭得狠，用不着我來多作分析了。

當你在注意我底習慣，表情，
我底心正被痛苦捉得緊緊，
我底眼光走上了你底容鬢，
看見你向我投着無窮憐憫。

我看出了你是在憂愁，煩悶，
確是爲我不幸的生命傷神，
這卽刻便使得我不敢仰瞬，
使得我蹙竦不安，震顫難禁。

我在你底眼前來把我自己藏隱，
但是這樣一個和你相見的情形，
只贏得淚潮儘管到我心頭來浸。

隨後我自己纔向着我自己說明：
“這都是愛情故意要我這樣前進，
要我把眼淚，獻給這年輕的可人……”

三 七

以後，每次我一和那位女郎相遇，我便看見她臉上在充滿着同情，並且恰像是爲了“愛情”的緣故一樣，她底顏色也變得蒼白可憐。這常常使我想起我底高貴的淑女，因爲，我底淑女在無論何時顏色都是這樣的蒼白的。這樣，每當我想哭卻哭不出來的時候，或是我沒有方法治止我底苦痛的時候，不知道有多

少次，我便去看那位女郎。我覺得我一看見了她，我底眼淚纔能夠流了出來。這種情形使我又起了一個念頭，想做成一首詩來贈她。於是我便做了一首以“從來沒有一個女郎……”開頭的短詩。

這詩也用不着分析，牠底內容就正是上邊所說的話。

從來沒有一個女郎正當妙年，
使她自己青春新鮮的鬢邊
爲不幸的人露出憂愁無限，
染上“愛情”底顏色，蒼白可憐。

可是你，卻因爲看見我底頹喪，
同情，苦痛，纔罩了你底臉龐。
這真好像是心心相印一樣，
我又在來爲你底多情斷腸。

我不能禁止我幾乎無力的兩眼
向着你來不斷地眺望，今天，明天。
因為我在需要着如潮的熱淚，好來鎮靜我底心
煩。

因為我只要來向着你一度眺望，
我底眼中即刻便漲滿熱淚汪汪。
不過，當我變得像個淚人時，卻又忙避開你底眼
光……

三 八

就這樣常常和她對看，竟至成了習慣，自己底眼睛好像一不去接觸她底姿容時便會失掉快感。這使得我有好幾次心中覺得難過，並且自己恨自己是個

沒有操守的人。時時我又在罵着我眼睛底輕薄，並且心中還這樣向牠們說道：“你們不是曾經用你們苦痛的狀態摧過世人底眼淚的嗎？然而你們卻竟因為看見了一個女郎而忘記了這些事實。那個女郎對你們垂顧的原因實際還不是爲了你們在哀悼那位高貴的淑女的嗎？然而你們卻也竟忘記了這個。好罷，你們做得出就儘管做罷，你們這應當受罰的眼睛！我咀咒你們，會叫你們到死也不乾你們底眼淚！”我向眼睛說完了這些，我自己也禁不住發出了最懊惱的長嘆。我覺得像自己所經驗的這種心的鬥爭，除了受過苦的人而外，一般人是很少明白的。爲了要把這種情形傳達給世人，我於是便做了一首短詩，把我所有恐怖的心境都寫了進去。這首短詩便是用“眼喲，眼喲……”做了開頭的一首。

這首短詩可分爲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心中的語言，算是我在向我底眼睛說話；第二部分是最後

的“這便是我底心……”一行，是我爲要使人明白，表
出以上語言的出處。不消說是還可以再細分出一些
部分的，不過因爲上邊的敘述已經狠夠瞭然，再多分
析時卻怕反而成了無益的事體。

眼啣，眼啣，在過去狠長的時辰，
你們曾經把酸淚灑迸，灑迸，
曾經激起了一般同情的人們，
使人家都來陪着你們哽咽不停。

但是現在，我若是任你們薄倖，
不把已往的悲痛重來喚醒，
不把你們哭過的人追念頻頻，
你們會早把那段舊事，遺忘乾淨。

你們底無常，使得我感着無窮的惱恨，

我是天天儘管在這樣戰戰兢兢，
總怕，總怕有個女郎來向你們送情。

至少，你們得保持那長逝的人底遺影，
一直到，一直到你們失掉了光明……
——這便是我底心，向你們吐出的哀聲。

三 九

那位女郎就儘管眷顧着我，使得我簡直好像全身都起了變化。我屢次一想到了她，就覺得好像想到了一個能令我得到非常快感的人物。我是在這樣想道：“這位女郎，她是年輕而美貌，淑慧而賢明。她底出現，大概是服從了‘愛情’底意志，爲使我這勞苦的生命得些安息的罷？”於是，我便更加不斷地思慕了起來。結果是自己底心裏同意了這個推理。不過，

雖是得了心底同意，而我底思念，似乎還爲理性所動，常常促我反省。我又自語着說：“這樣驅逐了其他的意見，要以這下流的想法來安慰自己，到底算是個甚麼願望呢？”但是接着我底心裏又有另一種聲音反詰道：“爲了‘愛情’你纔嘗受了如許說不清的艱難！爲甚麼你還不肯從苦痛中逃出來呢？你是看得狠明白的，因爲有‘愛情’底引導，你纔從那位向你表示憐憫的女郎底眼中接受生命的呀！”

以後我是經了狠久的自我交戰，遂又想把這種狀態寫成詩歌。因爲這場交戰的結果，是愛慕她的念頭得了勝利，所以所寫的詩歌也便是在向她說話。我做了一首短詩，開頭第一行是：“在說着你的時候的優美想思”。我把說着她的時候的思想特別名之爲“優美”，是爲表明我在說着一位優美的人，而我思想底本身卻往往是不純潔的。（註七八）

在這首短詩裏面，我底思想是在分裂成了兩種，

也就是我自己在分裂成了兩個部分。第一，所謂“心”，即是慾念；第二，所謂“魂靈”，即是理性。我所敘述的，便是這兩部分在對話的情形。把慾念叫作“心”，把理性叫作“靈魂”，這種稱呼是狠適當的。我想，這對於我所希望的那般能來理解的人總該是狠明白的罷？這是真的，前一首短詩是“心”在向“眼”說話，這一首卻完全是相反的內容了。不過雖是如此，我卻還是把“心”看成慾念：這就是說，儘管我對於這位女郎慾的方面還是淡薄，但是卻總不能不說是慾念。這種反省，便是說明我雖然在想看這位女郎，然而實際卻還是狠強烈地追念着我底高貴的淑女的。我敢說，這中間並沒有矛盾。

這首短詩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在向那位女郎說我底願望如何傾向於她；第二部分是我在說理性的“心”如何和慾念的“靈魂”對話；第三部分是我在說“心”如何回答。從“我底靈魂向着我底心

……’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我底心答道……”起，算是第三部分。

在說着你的時候的優美思想，
到我底心中來，來紛擾常常，
牠傳來了“愛’底使命，是溫存異樣，
要我底心來承諾，來承諾牠底主張。

我底靈魂向着我底心頭來問：
“這到底算是一個甚麼精靈，
強悍地把所有的思念一概驅淨，
卻在用着這樣的希望來安慰我們？”

我底心答道：“魂喲，你不要惆悵，
這是新的精靈，來自‘愛’底身上，
特來把萬般柔情的意旨向我宣揚……”

我底心更說道：“所有活力，生命，
都從慈悲的人兒眼光中產生，
那眼光，能使我們慘痛的視線震驚……”

四 十

但是，有一天，約在第九時的光景，我眼前忽又起了一個幻覺。這即刻便懲罰了我那理性底仇敵。我在這個幻覺中看見了我底高貴的貝德麗采：她依然和第一次和我相遇時一樣，在穿着一件深紅色的衣裳，姿容顯着年輕而嬌嫩。於是，我便由思念她而陷於冥想，追憶是踏過了日月底順序，迴溯到已往已往去。我回想到了和她有關的種種，我底心便變成了理性底信任者，對於過去幾日間自身的委於慾念，遂深深地開始後悔。

於是那罪惡的慾念便離開了我，我底思想全部都回到高貴的貝德麗采底身上。的確，我底心中在起了慚愧，重新再來思念着她，就是始於此日此時。這種情形，屢屢是在我底嘆息中流露了出來。在我那些嘆息中，總是在雜着那最高貴的名字和說她去世的原委的聲音。並且不止一次，因為一個思索帶來的劇烈的苦悶，我竟會將我正在起的念頭以及我自己所在的場所都給忘記。

嘆息又開始漸漸地強烈，那以前減退了幾分的涕泣，也隨着增加了次數。於是我底眼睛，就好像僅僅是爲了流淚而生的。終於，這種不斷地流淚，使我底眼睛周圍變成血一般的紅色，簡直和那般遭了大難的人底眼睛一樣。從此，我這對眼睛，便再沒有力量去看那向牠們送情的美麗的臉龐。這個，對於眼睛底輕薄，真算是給了相當的報酬了。爲要證明我是完全放棄了那挑達的念頭和意外的誘惑，同時爲要打

破前面所揭的詩中所暗示的一切疑竇，我遂決意做一首詩來自白。這樣，我便寫了“嗚呼哀哉，從我心頭的沉思……”的一首短詩。

我所以要說“嗚呼哀哉”，是因爲表示對我眼睛過去所犯的過失的一種羞辱。這首短詩底內容是狠明白的，所以我也不來分析。

嗚呼哀哉，從我心頭的沉思，愁恨的泉源，
迸出了，迸出了我這聲聲不斷的悲歎，
使我底兩眼漸漸把牠們底活力耗完，
再不能去窺探那年輕人兒底美麗容顏……

於是我這兩眼就好像是專爲啼哭而生，
就好像是專爲給人們表示不幸，傷情。
因爲天天總是這樣不停地淚潮滾滾，
“愛情”纔給裝上了顏色，紀念牠們底犧牲。

我底沉思和我底悲歎是如此可憐，
在擾亂着靈魂中“愛情”底睡眠；
“愛情”是，已被騷害得，騷害得苦悶不堪。

我底悲痛之中好像在豎着個碑銘，
在刻着我底淑女底可愛芳名，
還有許多文字，在述着她死時的言行……

四 一

經過了這次苦惱以後，一天（這時候，人們正要去瞻仰聖像，瞻仰我底淑女常看見的主耶蘇所留給我們的那副動人的肖影。）（註七九），幾個巡禮的人出現在這城市中心底街上。在這個我底淑女出生後一直住到死的城市之中，那幾個巡禮的人竟像另有所

思的在街上走過。我看着他們，不禁自言自語地說道：“他們怕是從遠處來的，所以樣子纔像是沒有聽見過她底消息，纔像是完全不知道關於她底一切。他們所想着的是與她毫不相似的事，反而是我們所不知道的離得狠遠的朋友們罷。”我又這樣想着：“假如他們是來自近處，通過這充滿哀愁的城市，必定不能一點也不心亂。”接着我再對我自己說：“我若能和他們說幾句話，一定會使他們在離開這城市以前先啼哭一場。因為，從我口中傳出的故事，無論甚麼人聽了，都會流眼淚的。”

最後，當那幾個巡禮的人都走了過去，我遂想寫一首詩來表現我心中所說的種種。爲了要特別的動人，我遂又準備在詩中假設爲曾經和他們談話。於是我便做了一首“巡禮的人們……”的短詩。

我所說的“巡禮的人們”，是用的一般的意義。本來“巡禮”底意義是有一般的和特殊的兩種：一般的

就是無論誰只要離開故鄉便算是巡禮的人；特殊的卻是只限於去朝聖雅各(註八〇)底教堂的。所以有這個特殊的意義的原因，是因為大家在習慣上曾給那些參拜神的行脚人起了三種名稱：第一，越海而東，從那兒拿回棕櫚底葉子的，便叫作“棕櫚人”(註八一)；第二，就是纔說過的去朝加里嘉底教堂的，便叫作“巡禮人”，這因為聖雅各底葬身處在其他使徒的中間算是離開鄉土最遠的一個。第三，往羅馬去的，便叫作“羅馬人”(註八二)。我所說的“巡禮的人們”，就是指的要到羅馬去的人。

這首短詩本身也非常明瞭，所以也用不着分析。

巡禮的人們，你們是在沉默着前往，
像被異國的事物牽着中腸；
照你們這種深思的模樣，
想定是來自那，那遙遠的地方。

因爲你們踏過這淒涼城市底街路，
卻總不見眼中有酸淚傾流；
好像是這兒所有的哀愁，
就完全沒有到你們誰底心頭。

我這充滿着嘆息的心中在這樣想道：
若是你們肯稍作停留，聽我把傷心事來報告，
你們在離開這城市以前定會淚潮滔滔。

這城市，這城市是失了她底貝德麗采；
在這兒關於她的陳述，會表明她那德行，人才，
會來引起，來引起所有聽者底無限悲哀。

四 二

過後不久，有兩位高尚的女士遣人來到我底住處，要求我送一首我底詩給她們看。爲了尊重她們底雅意，我便決意照她們所要求的來做。同時，爲要使她們特別高興，我又來計劃着寫一首新詩，預備添送給她們作我底贈禮。於是我便做了一首表明我底情況的短詩。接着我就把這首短詩和一首舊作送給了她們。

那首舊作，便是前面揭出的“啊，你們，有高尚心情的善人……”的一首。我所做的新的短詩是以“我心中的嘆息……”起頭的。

這首短詩有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說我底思想飛揚的所在，同時又指出那個所在具有的諸種力量中的一種力量。第二部分是說牠爲甚麼登向天界以及是憑藉誰底力量而去的。第三部分是說牠所看見的是那位光榮的聖女，並且因爲牠到天界完全是精神的遨遊，又正和人間那般離開故鄉的巡禮者一樣，

所以便把牠叫作“朝天的遊魂”。第四部分是說她那種神性，我自己是不能覺得，而我底心靈卻已經知道了。這就是說，我底思想高翔到了我貧弱的理智所不能許可的程度以推究她底來歷。因為“哲學家”（註八三）曾在“玄學”第二卷中說過：我們底理智對於我們清淨的靈魂就等於我們底肉眼在向着太陽一樣。第五部分是說我不能夠看見我底思想導引我去的所在，就是說，我不能夠看見她底聖蹟，僅僅，因為我底思想中在反復地叫着她底名字，我纔懂得那是關於她的思想。在這第五部分底最後一行，我叫着“女士們喲……”，這是為表明我在向女士們說話。從“這嘆息算是新的叡智……”起，算是第二部分；從“‘愛情’命令牠……”起，算是第三部分；從“可是當牠來向我底心頭……”起，算是第四部分；從“不過牠說的是我底淑女……”起，算是第五部分。本來為更明白起見，還可以再多分幾部分的，但是照這種方法已經狠可

以瞭然，所以再不必更加詳細地來分析了。

我心中的嘆息忽然飛躍向上，
直達到那眼界以外的寬廣無垠的遠方。(註八四)
這嘆息算是新的叡智，由“愛情”用眼淚培養，
又由“愛情”這樣送牠到最高處翱翔。

“愛情”命令牠停止在一個所在，
牠看見了一位聖女，被重重的光榮包圍。
那聖女，她照耀着四方的那種神仙的光彩，
使得我朝天的遊魂急忙注視，禮拜。

可是當牠來向我底心頭報告着牠帶給我的新
聞，

我却總是聽不清牠那曖昧的聲音。

要了解牠精妙的言語，那幾乎不是我底聰明。

不過牠說的是我底淑女，那天地間最高貴的一個，
牠把貝德麗采底芳名呼籲得很多：
只有這個，女士們喲，我卻是，是一點也沒聽錯……

四 三

寫了這首短詩以後，我起了一個奇異的幻覺。在那個幻覺裏面，我看見了許多妙景。於是，我便決意對於我底清淨的淑女再不說甚麼，要一直等到我能夠用更好的方法去說她的時候再說。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我是在盡我能做到的來努力。這個，就是她也會知道得狠清楚的。所以，若是萬物之主肯賜我多活幾年，我願意用從來對於一切女性都不曾用過的話

去說她。(註八五)並且在我盡了人事以後，我底靈魂要是能去拜見我底淑女底榮光，就是說，能去拜見那位在顯耀地對着“永遠被祝福”(註八六)的上帝尊容的貝德麗采底榮光，那便是大慈大悲的大神所賞給我的無尚恩惠了。

註 釋

- 【註一】 “新生開始”原文爲拉丁文“*Incipit Vita Nova*”。
- 【註二】 “光的天空”即指太陽。
- 【註三】 貝德麗采(*Beatrice*)字義爲“祝福”。據卜伽丘(*Boccaccio*)所記：但丁與貝德麗采最初之會面係在一二七四年春節詩人伴其父過波第那利(*Folco Portinari*)家中之時。波第那利即貝德麗采之父，爲佛勞倫市之名門。
- 【註四】 據但丁“宴會”(“*Convito*”)中所言：星空每百年從西向東作一度運行。故所云貝德麗采之年齡爲星空一度的十二分之一者，即八歲零四個月之謂。
- 【註五】 原文拉丁文：“*Ecce Deus fortior me qui veniens dominabitur mihi.*”
- 【註六】 指腦而言。
- 【註七】 原文拉丁文：“*Apparuit jam beatitudo vestra.*”
- 【註八】 指聲而言。
- 【註九】 原文拉丁文：“*Heu, miser, quia frequenter impeditus ero deinceps.*”

【註十】 見“伊里亞特”XXIV. 258。

【註十一】 “永世”原文爲“Grande secolo”，直譯爲“大世紀”。但此語已經多數但丁學者所解釋，俱以爲有“彼世”或“永遠的世界”之意。故此處逕譯爲“永世”。

【註十二】 原文拉丁文：“Ego dominus tuus.”

【註十三】 原文拉丁文：“Vide Cor tuum.”

【註十四】 此處但丁爲摹仿卡白絲丹 (Guillaume de Cabestning) 之故事。參看戴茲 (Diez) 所著“行吟詩人之生活與作品” (“Leben und werke der Troubadours”) P. 71。

按卡白絲丹爲中世紀之行吟詩人，與領主之妻名特麗開雷 (Tricine Carbonnel) 者相愛。後被領主所殺，取其心以饗特麗開雷，該女逕受而食之，且謂：“此後將更不食其他，因已享最上等之肉食。”後特麗開雷終絕食而死。此故事曾被卜伽丘寫爲小說。

【註十五】 此處但丁所謂知己，係指詩人卡窪吭笛 (Guido Cavalcanti 1225—1300)。其答和之詩如下：

我解釋你底所見，以爲是尊貴的人士，

必能使至高，至樂，至善，都匯入情思，
只要你當自己生活在這茫茫的浮世，
能懇請統制這浮世的大神來護持。

那大神，他是在最安靜的和平中出生，
他永遠使正義伴着他慈悲的聖靈。
他是慢慢地走近那些正入夢的人們，
取出了他們底心臟，但卻沒有傷痕。

他就這樣纔去取出了你底心臟，
在恐怖中呈給你底美人，當作了甘糧，
因為他，他知道你底相思，恰好像是在待死一樣！

他雖然和你分離時是含淚悲涕，
但是你底睡眠，卻總是留着無限甜蜜：
夢與事實終是反對，瑞徵嘯，瑞徵嘯，你不必多疑！

當時答和但丁者尚有畢士多亞 (Cino da Pistoia) 與

馬亞諾(Dante d^o Maiano)二人。畢士多亞詩亦溫厚，獨馬亞諾則出以諷刺。茲特再將畢士多亞之和詩大意譯出以資參考，至馬亞諾之和詩因近於文字遊戲，故略去。

畢士多亞之和詩

情郎總是想要急切地去問，去問，
去問美人底那顆最難見的真心，
因此，愛神便來給你顯現了幻景，
在幻景中給你再把那種意義來表明。

愛神使你看見了你思念的姑娘，
使你看見她把你底心當作食糧，
使你看見她是沉沉地墮入睡鄉，
並且使你看見她罩着羅衾，忘了悲傷……

愛神本是爲給人們不斷地贈送着快樂，
他走向你，爲的把你要問的事說個準確，
爲的要你知道情郎底胸中原有着心兒兩個。

並且爲的要你知道是他使懷春的心病，
在你那位姑娘底溫柔胸中漸漸地長成。
他終於含淚而去，便因爲是連他也若不勝情……

【註十六】 卽教會。

【註十七】 如此苦心秘密一己之戀愛，實爲中世紀行吟詩人之遺風。
參看戴茲“行吟詩人之詩”（“Die Poesie der Troubadours”）P. 129。

【註十八】 “侍奉太歲”爲“Serventese”之音譯，此係一種詩體，本爲宮廷詩人對其領主頌德或諫善之獻詩，字義卽係由“Servire”（服務）演出者。後此種詩體成爲中世紀蒲羅萬絲（Provence）地方詩人所吟詩之風格。

“詩信”原文爲“Epistola”，本義爲“書翰”，但詩人多有以詩入信而卽以此字稱之者。但丁此處所言卽係如此，故逕譯爲“詩信”。

按但丁此處所言之詩今已佚亡。

【註十九】 “九”之數字在本書中佔重要地位，此爲本書之特色。

“九”數與貝德麗采身世有關，本書第三十章卽有說明。

【註二〇】“短詩”本爲“Sonetto”之意譯，卽英法文中之“Sonnet”。

該詩之特徵爲：前兩節每節各四行，後兩節每節各三行，全詩共十四行。但此處之詩則爲前兩節每節各六行，後兩節每節各四行。此本另一詩體，然但丁則亦稱之爲“Sonetto”。在但丁詩中，稱爲“Sonetto”者只此兩種，其他體裁再無此稱。

【註二一】原文拉丁文：“O Vos Omnes, Qui transitis per Viam, attendite et videte si est dolor sicut dolor meus.”

按此見“舊約”中“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十二節。

【註二二】此處所謂“‘愛情’本身”卽指貝德麗采。

【註二三】此節下二行可引伸爲：“死”使年華與美貌俱歸滅亡，但不能滅亡德行。卽“死”無力支配德行之意。

【註二四】此節下二行爲註釋家聚訟之點，多數皆主張此係暗指貝德麗采而言。此說當無大誤：因死者女伴之中可同去天國者自除貝德麗采莫屬。且第一詩已以“愛情”之色相暗示貝德麗采，故此處仍以認爲指貝德麗采爲宜。

【註二五】此詩本爲前兩節每節六行，後兩節每節四行者。譯文因

音節上關係，故將前兩節改爲四節，每節三行。

【註二六】 此處所謂“前天”，係指首途之日而言。

【註二七】 原文拉丁文：“Fili mi, tempus est ut praetermittantur simulacra nostra.”

【註二八】 原文拉丁文：“Ego tanquam centrum circuli, cui s mili modo se habent circumferentiae partes: tu autem non sic.”

此句曾經多數註釋家之分解，但終未見有可當意者。就大體言之：所謂“圓周”係指天地，意謂無論在天在地皆與“愛神”相近，獨但丁將來失去貝德麗采之時則不然。如此解釋較爲可通，因此方與以下“愛神”拒絕但丁之間有關。卽此句爲暗示貝德麗采之將死，而下句則爲不欲使但丁預知此事，以示“天機不可洩漏”之意。

【註二九】 “小曲”卽“Balla'a”之意譯。因欲與原詩體例相合，故譯爲七言歌體。形式排列亦如原詩：全篇分五節，第一節四行，餘四節各十行。

【註三〇】 沙士比亞“仲夏夜之夢”（“A m'dsummer-night's dream”）中有句正可作此意之註釋，卽：

“Things base and vile holding no quantity,

Love can transpose to form and dignity.'

【註三一】 原文拉丁文：“Nomina sunt consequentia rerum.”

此爲拉丁古語，直譯爲：“名爲事之結果”。

【註三二】 指“愛情”。

【註三三】 “夢境”原文爲“Amorosa erranza”，直譯爲“愛的徬徨”。

但此實含有“迷惑”之意，法文譯本中作“Une incertitude amoureuse.”，甚當。此處因保全含蓄的風味，故譯爲“夢境”。

【註三四】 此處係以“慈悲”擬人而呼之，諷爲“仇敵”者，大概因其與己無緣，若仇人之永不接近之意。

“娘娘”原文爲“Madonna”，本係對聖母之稱呼或對婦人之尊稱，但據下文解釋，此字含有諷刺之意，故此處借用中國舊有名稱譯爲“娘娘”。

【註三五】 所謂“人生底末路”與下文答友人之言同一意味，爲表示極端絕望的悲哀。

此處所述出嫁的新婦，已經多數研究但丁者公認，卽係貝德麗采本身。據歷史事實：貝德麗采爲二十一歲出嫁，歸西蒙(Simoae de' Bardi)，時當一二八六年。然“新生”

中不載此事。此當係但丁不忍明言或故意隱諱無疑。此處所言，顯然即為透漏此消息者。

【註三六】 此段描寫欲瞻仰貝德麗采之姿容而為痛苦所阻。所以極力刻畫不細看貝德麗采此時之姿容即為莫大之遺憾者，蓋即暗示貝德麗采此時為新婦之裝束。

【註三七】 “歌辭”即“Canzone”之意譯。

【註三八】 按此係但丁自指。

【註三九】 此詩格調高古，故用騷體譯出。原文本分五節，每節十四行。但第一節與最後一節實為序與尾音，故譯文遂將中間三節合為一節，形式亦與前後兩節分為兩種，以示區別。惟全詩行數則悉存原形。

此詩所表思想為密宗(Mysticism)之極致，為“神曲”之最早胚胎。

【註四〇】 “詩聖”原文為“Saggio”，本訓“聖者”，但此字但丁常用以代“詩人”，此處即屬此義，故譯為“詩聖”。

按此係指詩人蓋尼采梨(Guido Guinicelli)。蓋尼采梨為波羅納(Bologna)人，死於一二七六年，思想即本脫馬斯(Thomas Aquinas)之神學，為但丁師導之一。此處所云

爲蓋尼采梨“愛情在慧心中作休憩……”(“Al cor gentil ripara sempre Amore …”)之歌辭，茲譯其開頭第一節如下：

愛情在慧心中作着休憩，
 正如鳥羣在林蔭中一般。
 愛情不離慧心，慧心不離愛情，
 兩者互爲形影，這是神底功能。
 這又如光芒是來自太陽，
 沒有太陽處便沒有光芒。
 明慧是人間生命底淨流，
 是愛情聖潔的唯一源頭。
 我們知道在那燃燒的烈火之中，
 總有着那作爲中心的火焰熊熊。

【註四一】原文拉丁文：“Ozanna in excelsis.” “和撒那”係祝頌時之歡呼聲。

【註四二】“嗎喲之雨”原文“Pioggia d manna.” “嗎喲”爲往昔以

色列人過曠野時天降之食糧，典出“舊約”中“出埃及記”第十六章。

【註四三】 卽詩人卡霍吹笛。

【註四四】 “春娘”原文爲“Primavera”(春)。此處原文本係說“Primavera”在當天意爲“Prima Verra”(先來)，蓋利用字音之巧合以點明該女爲貝德麗采之前導。譯文欲表現此義勢不可能，故選從“春”之一字發揮，添改爲：“春是一年之魁，同樣，她今天做了一個前導。”

【註四五】 “喬薇娜”原文爲“Giovanna”，係從“Giovanni”演出者。“Giovanni”卽意大利文之“約翰”(英 John，法 Jean 德 Johann)。

【註四六】 “新約”中“約翰福音”第一章：“有一個人，是從上帝處差來的，他名叫約翰。他是爲要作見證而來，就是爲光作見證，叫衆人因他而相信。他並不是那個光，只是要爲光作見證。那個光是眞光，照亮所有世上的人。”

【註四七】 原文拉丁文：“Ego vox clamantis in deserto: parate viam Domini.”

按此爲約翰答繪太人祭司和利未人之言，見“約翰福

音”第一章。

【註四八】 所謂省去之語，當係關於喬薇娜稱號之解釋，因只言其僅爲引導貝得麗采，對該女本身未免露有輕視之愷。

此處語氣對於卡霍叻笛之戀喬薇娜似微露懷疑意。按卡霍叻笛曾疎遠喬薇娜，另與蒙黛達(Mandetta)結歡，此事但丁此時固尙不知，但未始非對卡霍叻笛之性格已有所預感。

【註四九】 此處原文爲“Monna Vanna e monna Bice”。“Monna”爲“Ma ionna”(夫人)之俗字，“Vanna”卽“Giovanna”(喬薇娜)簡稱，“Bice”卽“Beatrice”(貝德麗采)簡稱，故特譯爲“薇奶奶與貝奶奶”。

【註五〇】 據但丁“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io”)中所論列，對於此國國語與土語以及他國國語與土語並未加區別，所區別者只爲俗語 以及由文法學者所限定或文章構成法中所規定之語。所謂俗語，卽不顧文法或章句法而純由童年習來之語。

【註五一】 “奧克語”原文爲“Oco”，卽蒲羅萬絲語。“胥語”原文爲“Si”，卽杜士卡拿(Toscana)語。

【註五二】 此處所言當係但丁當時之意見，因但丁二十七歲（著“新生”之年，時間爲一二九一至九二年）以後自己所做之詩即有不關於愛情者。

【註五三】 維琪爾（Virgil，拉丁原名Vergilius，意大利Virgilio，）羅馬詩人，生紀元前七〇年，卒一九年。

【註五四】 “埃訥伊特”（“Aeneid”，拉丁文爲“Aeneis”，意大利文作“Encida”）爲維琪爾之史詩，所敘爲脫羅亞國後裔埃訥亞漂流及建國之始末。實爲繼荷馬“伊里亞特”之作，書凡十二卷。

【註五五】 原文：“Aeole, namq̄ e tibi, etc.”

【註五六】 原文：“Tuns, O regina, quid optes Explorare labor,
mihi jussa Capessere fas est.”

【註五七】 原文：“Dardanidae duri, etc.”

按脫羅亞最初建國者其名爲Dardanus。

【註五八】 盧肯（Lucan，拉丁原名Lucanus，意大利Lucano），紀元第一世紀之羅馬詩人，生三九年，死六五年。

【註五九】 原文：“Militum, Roma, tamen debes civi ibis armis.”

【註六〇】 賀拉斯（Horace，拉丁原名 Horatius，意大利Orazio），羅馬

詩人，生紀元前六五年，卒八年。

【註六一】 此處原文爲“Poetria”，但所言者實爲賀拉斯之“*Ars Poetica*”，譯言“詩法”。

【註六二】 原文：“*Dic mihi, Musa, virum, etc.*”

按此即荷馬“我德塞”中開頭一句之拉丁翻譯。

【註六三】 奧維德（*Ovid*，拉丁原名 *Ovidius*，意大利 *Ovidio*），羅馬詩人，生紀元前四三年，卒紀元後一七年。

【註六四】 此處“愛藥”書名爲意大利文，其拉丁原名本爲：“*Remedia Amoris*”。

【註六五】 原文：“*Bella mihi, video, bella parantur, ait.*”

【註六六】 指卡霍吶笛。

【註六七】 原文拉丁文：“*Quomodo Sed t sola civitas p'ena populo! Facta est quasi vidua domina gentium.*”

按此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節之開頭一句。

【註六八】 “意大利”舊本作“阿刺伯”。

【註六九】 “貼斯敏”爲“*Tismin*”之音譯，即叙里亞之第一月。舊本作“*Sirim*”，義同。

【註七〇】 貝德麗采死於一二九〇年六月九日，年爲二十四歲零三

個月。此處所謂“整數”，係指“十”數而言，所說爲九〇年之年份。

【註七一】 杜賴米(Pto'emy, 原名 Ptolemaios, 意大利 Tolomeo), 紀元前二世紀之著名天文家，創“地心說”，爲哥白尼以前之偉人。

【註七二】 卽“諸動天”(I cieli mobili)。古代天文學家俱以爲天有九重，可自轉動，地則居其中。天之最低者爲“月天”，最高者爲“淨火天”。惟但丁則以“淨火天”爲越九天而上，故所謂諸動天者卽指位於“淨火天”下之諸天。

【註七三】 指卡窪吶笛。

【註七四】 此詩每節本各十三行，譯文因音節上關係，改爲每節各十二行。

【註七五】 白朗寧在“*One word more*”名作中曾用此故事寫出極美的詩歌。

【註七六】 他本此處亦作：“適纔正有另外一人和我同在，所以我沉於思考。”但如此實不如簡短者較爲意味深長。

【註七七】 “救世的天庭”原文本爲“*Nel ciel dall' umiltate*”(卑下之天)。

【註七八】 據卜伽丘所記：但丁於貝德麗采去世一年後與靜瑪(Gemma Donati)結婚。於是研究但丁者遂多以爲此處所紱窗間的女郎必爲靜瑪無疑。然更有反對此說者，則以爲但丁此處所言不過一種象徵，不能認爲事實。羅塞蒂在其“新生”英譯本中亦謂若係靜瑪則但丁必不肯如此輕蔑。就情理推之，似當以後說爲是。

【註七九】 所言之“時候”，係指“聖週”(Settimana Santa)，即復活節之前週。該時人衆多赴羅馬瞻仰 Veronica，所謂耶穌之“肖影”，即指此。Veronica，本係耶靈撒冷一婦人之名，傳說此婦人當耶穌赴十字架時曾以布巾拭耶穌之額，而耶穌之肖影即刻便印於布巾之上。此布巾藏於羅馬聖彼得教堂中，即名之爲 Veronica。但丁在“神曲”之“天堂”篇第三十一歌中曾咏及此事。

【註八〇】 聖雅各(希伯來 Jacob，意大利 Jacopo，亞班牙 Jago，英 James)，爲聖約翰之兄弟，係十二使徒之一，被希律王所殺。八三五年始發見其遺骸在西班牙之加里嘉(Galicia，意大利文作 Galizia)，故教堂即建於該地。

【註八一】 原文本爲“Palmieri”。

【註八二】 原文本爲“Romei”。

【註八三】 指亞理士多德。

【註八四】 指“淨火天”。

【註八五】 此爲日後寫“神曲”之準備。

【註八六】 原文拉丁文：“qui est per Omnia saecula benedictus。”

